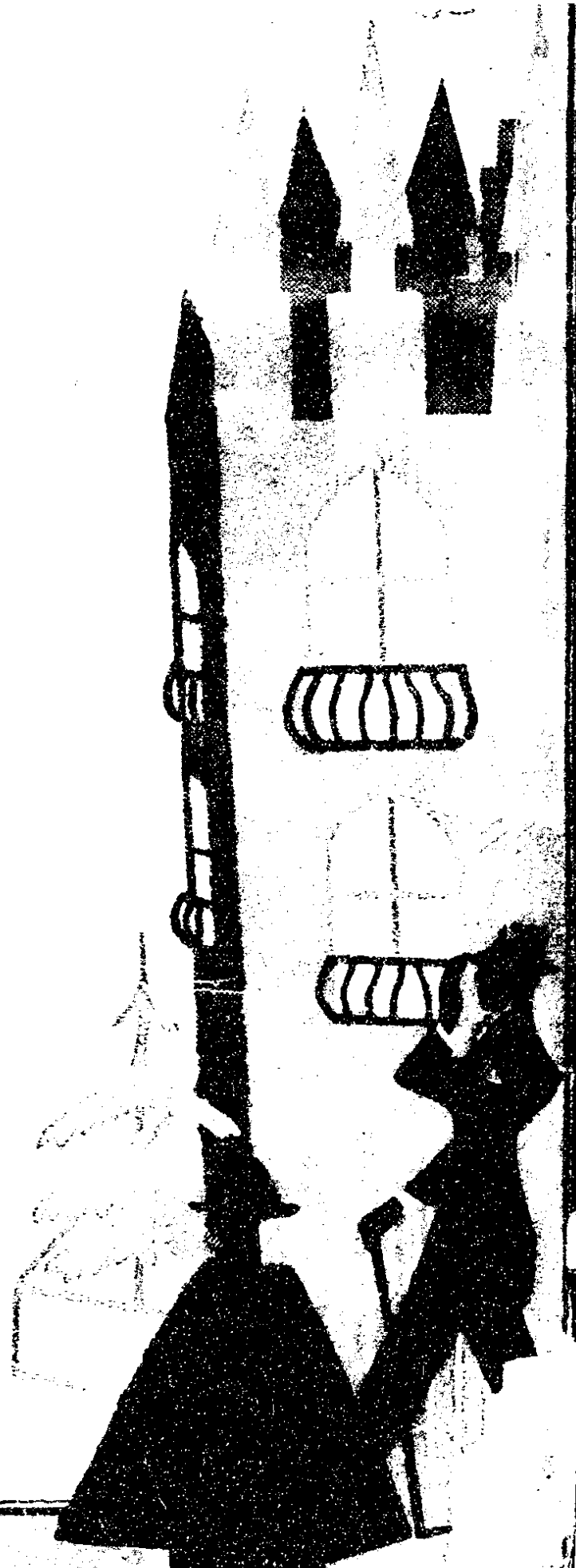


凡士
探案
神秘的大廈

美國范達痕原著

林俊千譯述



凡士神秘的大廈下冊

——一名葛里姆大廈兇案——

美國范達根原著
林

一四 脚印的重新出現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午刻——

赫史已通知警務部，所以當我們的汽車經過中央捕房的時候，勘驗的人員，早已在那裏等我們了。那史諾根和另一個偵探勃克，便一同跳上我們的汽車，然後又費了二十分鐘的時候，直達葛里姆大廈。

在葛里姆大廈大門口的鐵欄杆前，有一個便衣偵探靠着，赫史做了一個手勢，那人立即走近前來。

赫史問：「斯坦史，怎麼樣？今天早晨有什麼人在這屋子裏出進？」

「唉，多着呢！」便衣偵探回答着。「那老管家在九點鐘光景出來，過了一個鐘頭，帶了一個包裹回進去，他說他到第三蔭路去買餅乾銀狗的家庭醫士文勃隆在十點一刻到來。街對面的汽車，就是他的。現在他還不會出來，在醫士來了約摸十分鐘光景，這位密司就從裏邊出來，向第一蔭路走去，就在那裏上汽車。我在八點鐘接替坎密隆以後就瞧見這幾個人進出過。」

「坎密隆的報告又是怎樣呢？」

「全夜裏沒有人進出過。」

赫史咕嚕着說：「那麼，一定有什麼用別種方法進出的，你到西邊去，把陶奴萊叫到這裏來。」

不久那看守側門的陶奴萊已急步走來，赫史大聲說：

「今天早晨有什麼人在側門中進出過？」

「警官，沒有什麼外人。除了德國女廚子在十點鐘出去買菜，和兩個送信人送來幾個包裹以外，從沒有別人進出過。」

「真的嗎？」赫史感得非常失望地接着問他。

「我的報告完全確實。」

「好好！」赫史立刻回過頭來向勃克說：「你爬到牆上去，兜一個圈子，仔細瞧一瞧，有沒有人在牆上爬過。史諾根你到草地上去尋脚印，等一會就來報告。」

我們從前門通道中進去，那通道已掃得十分清潔。史披諾迎我們進了走廊，他和平時一樣，毫沒情緒接過我們脫下來的外衣。

麥根向艾達瞥了一眼。「密司葛里姆，你可以回你的房裏去躺一下，你的模樣十分疲乏，我在離開這裏以前，會來瞧你的。」

那女子走去以後，麥根又吩咐說：「史披諾，你到客室中來。」

那老管家跟我們走進客室，那中央的桌子邊站住，麥根也在桌邊的椅子上坐着。

「現在請我聽聽你的報告。」

史披諾回答說：「先生，我沒有什麼詳細的報告。只是在儲藏室中擦抹器皿的時候，勿聽得了鎗聲。」

……」
「不，你再說得前面些，我聽說你在早晨時，會到第三蔭路去的。」

「先生，不錯！昨天密司希比勒買來一隻狗，她吩咐我今天早晨去買些餅乾餵牠。」

「今天早晨有什麼人來過？」

「除了文勃隆醫士，沒有別的人。」

「好，你現在就再說下去。」

「我說不出有什麼特殊的事情。密司艾達在文勃隆醫士到後不久就出去了。在十一點鐘光景，你打電話給藍克斯，不久，我又打第二次電話來。不多一會，我就到儲藏室去，於是就聽得了槍聲。」

「你想那是什麼時候呢？」

「先生，大約在十一點二十分鐘。」

「以後呢？」

「我走到餐室中去細聽，我還不敢確信這槍聲發生在這屋子裏，但我決意去瞧一瞧。因此，我走到樓上去，發現藍克斯的臥室門開着，於是就先進去。這樣，我便瞧見那少年人躺在地板上，他的額角邊淌出鮮紅的血液，我就呼喊文勃隆醫士——」

「醫士在那裏？」

史披諾遲疑了一下。「先生，他在樓上，所以他立刻就到了。」

「樓上——他是否在走廊中散步呢？」凡士接着問：「史披諾說得明白些，醫士究竟在什麼地方？」
「先生，我想他在希比勒小姐的房裏。」

「你說得老實些，肯定些，你呼叫以後，他究竟從那裏出來的。」

「他確實是從希比勒小姐房裏走出來的。」

「現在，你繼續說你的故事吧！」

「文勃隆醫士聽了我的叫喚，立刻來了。」

「他不會聽得槍聲嗎？」

「那分明是沒有，因為他一見藍克斯的模樣，似乎顯得十分驚異。接着希比勒小姐也進來，她也是同樣驚異。」

「他們有什麼表示？」

「這一層我不能說，因為我立刻就下樓來，打電話給麥根先生了。」
忽然，艾達出現在門口了，她滿臉慌張，眼睛也張得很大。

「有什麼人到過我的臥室裏了，我剛才上樓，瞧見那靠陽台的那法國式長窗，一半已經開着，地板上又有污濁的脚印……你們想，這是什麼一回事哪？」

麥根接着問：「你出去時可會把長窗關上的嗎？」

「當然，我在冬天時候，難得開那長窗的。」

「曾經下鍵的嗎？」

「這是記不清楚了，我想大概是下鍵的，也許偶然我把那拉手旋動，那人又怎樣進去的呢？」

赫史不住向艾達瞧着，出神聽她述說，這時他插嘴說：「也許依舊是那個穿套鞋的人吧？這一次我非請徐之姆隊長親自來勘驗哩。」

麥根點點頭，又轉過去向艾達說話：「密司葛里姆，謝謝你的報告，現在請你仍舊回臥室去，最好使一切都保持原狀，等我們有了空閒，再去勘察。」

「我現在到廚房裏去，我怕一個人留在臥室中。」她說完以後，便出去了。

麥根向史披諾問：「現在醫士在那裏？」

「他在樓上。」

「你去告訴他，說我在這裏，立刻要見他。」

老管家出去以後，凡士不住在室中踱來踱去，他的眼睛幾乎完全閉着，他說：

「這件事越變越困難了，即使沒有那長窗和脚印，也足夠使人們的腦海紊亂了，麥根，這裏邊正有着不可思議的神秘呢！請問法律專家，可有什麼方策來對付這種不可思議的神秘哪？」

麥根還不會回答，文勃隆醫士已經進來了。

麥根說：「醫士史披諾對我說，你沒有聽得藍克斯室中的槍聲。」

文勃隆顯得不安的樣子：「是的，我沒有聽得，這一點我也解釋不出來，因為藍克斯的臥室門是開着

的。」

凡士停了脚步，向醫士瞧着：「那時你在密司希比勒臥室中，對嗎？」

「是的，希比勒的身體有些——」

「她大概覺得喉痛，或其他類似的不適，但那是無關重要的，關係最重要的，就是你和密司希比勒都不會聽得槍聲，是不是？」

「我完全不知道在藍克斯臥室中發出了事情，直等她大聲呼喊，和跑來敲房門的時候，才知道。」

「密司希比勒也跟着你回到藍克斯臥室中去的嗎？」

「我想她是後來跟進來的。但我告訴她不要移動室中任何物件，所以她就立即退了回去。我也在甬道中聽史披諾打着電話。我決意留着等警探們到來。所以和希比勒談了幾句話以後，就把這消息去通知密昔司葛里姆。我一直在那裏，直等來這裏為止。」

「你在樓上的時候，不會瞧見什麼人，或任何聲音嗎？」

「完全沒有，這屋子本是很清靜的。」

「你可記得艾達的房門，是不是關着的？」

醫士遲疑了一下。「我有些記不清楚了，我想大概是關着的，否則，我一定要注意牠了。」

「那麼，密昔司葛里姆今天早晨又是怎麼樣呢？」

文勃隆醫士震了一震。「我初見到她的時候，她似乎比較已經舒服些了。但藍克斯的死耗聽得了以

後，却又覺得非常不安。我剛才出來，她又在說脊骨痛了。」

麥根站了起來，向着門口走去，一邊說：

「檢驗醫士即刻就要來了，我要在醫士未來以前，先去瞧瞧藍克斯的臥室，醫士，你跟我們一塊兒去——史披諾，你應該留在前門。」

我們上樓時脚步很輕，我想大家都已了解，不願意給密昔司葛里姆知道我們已經來了的消息。藍克斯的臥室，也像別幾間臥室一般的寬大，但是牆壁間都佈滿了書冊，這簡直像是一間書室。

在左壁中央部份地方，有一個古舊的都德式壁爐，恰和艾達室中的壁爐相像，藍克斯的屍體就在這壁爐的前面。他的左臂伸着，右臂曲着，手指緊握。好像有什麼東西執在手裏，有一條血水從他的右眼上的傷口裏流出，經過額角，流到地板上。

赫史在屍體上察驗了幾分鐘。

他說：「麥根先生，他是在站立時中槍的，他倒地以後，會略略牽伸過一下。」

凡士俯着身子瞧那死人，臉上現出疑惑的神色。「麥根，這裏又有着奇怪的事情了。這件事情發生在白晝，他又是在前面中槍的，而且臉上還有彈灰。但試瞧他的神情却非常安逸，一點也沒有驚異的表示，這真太奇突了。那兇手執着的手槍，却是不能不瞧見的呢！」

赫史點點頭。「不錯，我也感覺得，這確很奇怪。」他彎下身子，又在屍體上細細地瞧着，又轉過身子向文勃隆說：「醫士，我瞧這傷口，又彷彿是.38口徑的手槍打的。」

文勃隆說：「不錯，這很像是那一支打其餘的人所用的手槍哩！」

凡士吸了一口紙烟。「這一定是同一支手槍，而且用槍的也是同一的人。」他向藍克斯望了一眼。「但這件事怎麼會發生在白天呢？房門又開着，別人又在近邊，那兇手爲什麼不等到晚上動手，他何必要冒這不必要的險？」

麥根提醒他說：「你須記得藍克斯是在到我的辦公室前的一刹那！」

「但什麼人會知道他要出去報告呢？他是在你打電話以後十分鐘內被害的……」凡士說完，突然轉過去問醫士。「這大廈中有幾座電話機？」

文勃隆毫不思索的回答說：「我想有二個，一個在密昔司葛里姆室中，一個在希比勒小姐臥室裏，還有一個在廚房裏。總機就在樓下走廊中的前端。」

赫史回答說：「這是一個普通人都可以用的總線。」他忽然跪在地上，把藍克斯的左手手指屈動了一下。

凡士喃喃地說：「警佐，你可是想找那秘密圖畫嗎？這怕要使你失望的了。倘若那兇手要滅口而才殺死藍克斯，那麼秘密圖形也早就帶去了。無論是誰，如果聽見了電話中的叫喚，當然也知道他要把秘密圖形帶出去。」

「先生，你的理想也許不錯，但我還得瞧一瞧。」

赫史在屍體上搜索以後，失望地站了起來說：「當真已沒有了。」

接着，他又匆匆走了出去，到樓下把史披諾叫了進來，大聲地向他問話。

「那私用信箱在那裏？」

史披諾有些奇異。「我不懂你的意思。前門外只有一具信箱，先生，你可是指着那隻信箱而說的嗎？」

「不是，不是說那隻信箱啊！我要知道私人的信箱啊！就是這屋子裏人們私人的信箱，你明白嗎？」

「那你是指樓下甬道中桌上的那個小匣子嗎？」

「小匣子？對了好，你立刻去把牠拿來。——不，等一等，我跟你一塊兒去！」他拉着史披諾的手臂，很急忙的奔出房門去。

幾分鐘以後，他又帶着失望的神情。「唉，空了！」

凡士勸解地說：「你不要因為你所希望的畫圖得不到而灰心。我本來就不相信這畫圖對於案情有什麼益處。這案情不是畫圖問題，却是複雜地數學問題。假使這位少年不死，他一定可以解答得出這個數學問題。」

麥根似乎有些不耐：「這地方我們也瞧不出什麼，不如到樓下客室裏去，等候陶立麥士和那些總部派來的人吧！」

我們離了藍克斯的臥室，走進甬道。赫史走去把艾達的房門推開了，站在門口眺望。那和陽台相通的法國式長窗，開着少許，風從窗隙中吹進來，地毯上有幾個朝濕的脚印，在床邊繞了一個圈子，直達到我們所站立的門口。赫史把脚印察驗了一會，就重新把房門關上。

他一邊走下樓梯，一邊說着：「唔，有一個人從陽台上踏步進來，就讓那長窗開着。」我們在客室中剛坐定，史諾根和勃克已經走了進來。

警佐立刻問道：「勃克，你先說，牆頭上可有爬進來的痕跡嗎？」

勃克的外套上褲腳管上，都沾滿了泥污。「完全沒有，我在圍牆上爬過了一圈，完全找不着有什麼人進出的痕跡。要是有人真能從牆頭上進來的話，那一定是生翅膀的。」

史諾根現着得意的神情說：「我的報告，却一定可以使你滿意。我瞧見那屋子西邊的陽台梯級上，有着脚印，那痕跡還很鮮。可見這人一定是在今天早晨九點鐘下雪以後走上去的。還有一點，這足跡和上次所發見的完全相同。」

警官很注意地說：「這新足跡從什麼地方進來的呢？」

「警官，這倒很難說了。足跡的來源，就在前門口的石階下面的走路，但是那前端的積雪却已經掃得很乾淨，所以無法查究來源。」

「那麼，脚印只有前進的一條嗎？」

「是的，只有一條，這人上去以後，却没有從原路上下來。」

警官繃着眉說：「這樣，他上了陽台，從法國式長窗中走進了艾達的臥室，又穿過甬道，實施了他的陰謀，然後逃走！這倒又是一件很有趣的案件。」

麥根提議說：「這人大概是從前門出去的。」

警官又把史披諾招呼進來。「你聽了槍聲以後，從那一條路上樓的？」

「先生，就從僕役們的後梯上樓的。」

「那麼，在你上樓時，有人從前面樓梯下去，你一定瞧不見，是嗎？」

「先生，這確實是可能的。」

「很好。」

警佐揮手叫老管家出去以後，又向麥根說：「先生，經過的情形，大概是如此。只是我奇怪的，這兇手一進一出，爲什麼竟沒有人瞧見呢？」

凡士接嘴說：「我所奇怪的，却是那脚印的重新出現，這位兇手，對於手印却很審慎，何以對於脚印偏又如此疏忽？因此，和別的徵象比較起來，真是毫不相稱。」

赫史失望地望着地板，他對於凡士的說話，彷彿並不反對，接着他忽然興奮地吩咐他的同伴。

「喂，史諾根，你去打電話給徐立姆隊長，請他立即到這裏來！勃克！你到樓上甬道中去站立着，不許任何人進那坐南朝西的臥室中去！」

一五 凶手還在屋中嗎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半時——

凡士在史諾根和勃克出去以後，便靜靜地說：「我想最好先把當開槍時候，屋中每一個人的地位確

定一下。醫士，我們知道你是十點一刻到這裏的，你在密昔司葛里姆臥室裏耽擱了許久？」

文勃隆的眼光中，先含着怒意，接着却又轉變了和婉的態度回答說：

「我在她臥室中大概有半個鐘頭光景，然後就到希比勒臥室中。那時大約是十一點缺幾分。我留在那裏直到史披諾來叫我。」

「那密司希比勒始終陪着你嗎？」

「是的，她沒有離開過她的臥室。」

「多謝你！」

凡士接着向麥根說：「那位莫朗先生提議派一個人在屋中監視的話，我想不妨試一下。我們把那護士打發回去，換一個警務部的女探員來，你想好嗎？」

醫士立刻附和着說：「這意見不錯。」

麥根也立刻同意：「警官，你就這樣去辦吧！」

文勃隆又向赫史說：「警官，你們的女探員，今晚就可以到這裏來。你覺得什麼時候便利，我可以準時來見你，以便指示她幾句話，其實她也用不着多少專門智識的。」

赫史在記事本上寫了一下，便說：「六點鐘時，我到這裏來會你，但你覺得便利嗎？」

「很好！」醫士應了一聲，便站起身來。「現在如果沒有別的事情，我想……」

麥根忙應着：「請便吧！醫士！」

文勃隆走了出去，但他却到樓上去了一會，才匆匆走出大門。

史諾根已回來報告，說徐立姆現在已動身到這裏來了，接着他又奉命出去，到陽台上去測量那裏的脚印。

凡士提議，問問那護士，於是克拉文女士，便被叫喚進來了。

他向護士瞥了一眼，用安靜的態度問：「密司克拉文，你能否告訴我，今天早晨十點半到十一點半之間，你做些什麼事情呢？」

她回答說：「我在三層樓自己的臥室中，從文勃隆醫士到了以後，我就上樓去了。直到他叫我把密昔司葛里姆吃的肉羹送進去時，方才下樓，送了肉羹進去以後，我又回到自己屋裏，直到他叫喚我去陪伴密昔司葛里姆，我才又重新下來，那時候，醫士下來跟各位談話了。」

「你在自己室中的時候，可會關着房門嗎？」

「沒有，我是時常開着房門的，因為這樣容易聽得別人的使喚。」

「那麼，我想她一定也是常把房門開着的嗎？」

「不錯！」

「你可會聽得槍聲嗎？」

「沒有。」

凡士點點頭，「多謝你，現在你就回你的臥室去嗎？我們想去見見密昔司葛里姆呢！」

當我們踏進那位病人的臥室，她還是帶着怨憤的眼光向我們瞧視。接着她又用抱恨的口吻說：「唉，你們又來了！這屋子是永遠纏擾不清的了。這樣子下去，真使我沒有片刻的甯靜。」

麥根說：「是呀，我們真抱歉。但是你的另一個兒子又死了。我們爲着職務又不能不來擾你了。我們知道當槍聲發作的時候，你正醒着，所以希望你能供給我們些思考的事實。」

她的眼光中又充滿着怒氣。「我是一個瘋癱的病人，有什麼事實可以供給你呢？你應當供給些事實給我，那才合理哪！」

麥根依舊自顧自的說着：「聽剛才護士說過，那時你的房門正開着……」

「難道這是不應該的嗎？莫非我真是應該跟屋裏所有的人們都完全隔絕的嗎？」

「那當然不是的，我的意思，只希望那時候你也許聽得甬道中有什麼響動。」

「好，我可以告訴你，我那時一點也不會聽得什麼。」

麥根依舊忍耐着。「也不會聽得有人穿過密司艾達的臥室，或開關她的臥室門的聲音嗎？」

「我已經告訴過你，我不會聽得什麼。」

「也沒有人在甬道中走動，或下樓梯的脚步聲嗎？」

「除了那沒有用處的醫士，和愚蠢的管家外，沒有別人走動過，難道今天早晨會有外客來過嗎？」

「你總知道有一個人把你的兒子打死了。」

「這也許是他自己的錯誤。」她說出這句以後，似乎有些懊悔，便又轉換了語氣。「依藍克斯的爲人，

雖然不像別的兒女們一般的硬心，不過他不關切我，却也是跟他人同樣的。——是呀，這一次他也受到了報應。」

「可是你也沒有聽得那報應的槍聲嗎？」

「這回事我完全不清楚，直到醫士把消息報告我，才使我明白。」

「不過藍克斯的臥室門，跟你的臥室門都同樣開着，你怎麼又會不會聽得鎗聲的呢？」

老婦人向麥根狠狠地望了一眼。「你想不出這種理由，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好夫人，不再擾亂你了！再見！」麥根硬硬地行了了一個禮，退出室外。

我們剛到樓下客室門口，陶立麥士醫士已到了。他仍用和婉的態度，向赫史招呼。「噯，你的朋友又在玩着新花樣子吧？」

接着他又轉向我們笑着說：「你們雖然可以說不會劫奪我的午餐，但却已把我的午餐擾亂了。——屍體在那裏呢？」

赫史把陶立麥士領上樓去以後，重又回到客室中說：「先生們，我想你們需要去見見那位密司希比，勒了吧？」

麥根嘆了一口氣。「是呀！以後我還得問問僕役們呢！」

赫史走到門口，吩咐史披諾去把希比叫來。不多一刻，她已進來了，她抱着一頭小狗，在門口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以後，便說：「噯，這件事越弄越可怕啦！」

麥根回答說：「是的，我們非常同情你。」

凡士遞給她一枝紙烟，麥根却又接着說：「我想你如果能暫時離開這裏，到明友家裏去，或暫時離開本城，的確是有意義的。」

她忽然抗聲說：「不，我不願逃避，假使真有人要加害於我，無論到那裏去也是沒有用處的；況且我總不能永遠住在朋友家裏——難道你對於那個殺死我的兄姊的兇手，還是毫沒頭緒嗎？」

希比勒的眼光，忽然又移到凡士身上。「你們不要把我當做一個小孩看待。凡士先生，你至少可以告訴我，有什麼人是處在嫌疑地位的吧？」

凡士立刻回答說：「委實沒有。這句話說出來似乎使你有些訝異，但事實上確是這樣。麥根先生也因爲這樣，所以勸你暫時離開這裏的。」

「這當然是他的好意，但我却願意依舊留在這裏，瞧個究竟。」

麥根用讚美的口吻說：「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女子呀！如果人力所及，我們一定保護你。」

「謝謝你。」她說了一聲。「我想你們要問我有沒有聽得槍聲這問話了。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完全不會聽得，你們可以問我別的問題吧！」

麥根說：「當你弟弟被害的時候，你可曾在自己屋裏呢？」

「整個早晨都在我臥房中，直到史披諾把消息來報告時，我才出去瞧了瞧，但文勃隆醫士却立刻又勸我回到自己臥室裏，於是我留在這裏，直到現在。」

「那麼醫士在什麼時候到你臥室中去的呢？」凡士插嘴問着。

「大概是十一點少幾分鐘。」

「那麼，醫士直到史披諾來叫他，就完全在你臥室中嗎？」

「是的，他在吸枝烟。他因為母親最恨吸板烟，所以他總溜到我那裏去吸。」

「那麼，你在做些什麼呢？」

「我正在給這狗洗澡。」

「你在浴室中給牠洗澡的嗎？」

「那自然。」

「那麼浴室的門有沒有關上呢？」

「這却不能確定，但大概總是關上的。」

凡士誰了起來。「很抱歉，我們對於你的侵擾，但你可能在你的臥室中耽擱一會嗎？」

「那沒有問題。我覺得只有我自己的臥室才是安全的。」她站了起來，走到門口。「你們如果有什麼發現，務請立刻通知我，實在我很怕，而且我覺到沒有掩瞞我的必要啊！」說完以後，她便匆匆地走去了。

這時候，手印專家被引入客室來，赫史便立即招呼他們上樓去。在他回到客室中的時候，便問：「現在我們應當怎麼辦呢？」

麥根似乎正在考慮着什麼問題，凡士便搶着回答說：「我想此刻不妨跟女僕哈門和沈脫萊談談，也

許可以得些線索。」

哈門只說上午是在洗衣室中，直到現在，才離開那裏，所以完全沒有什麼線索可以找尋。

那女廚子沈脫萊也沒有什麼消息報告，她也和哈門一樣，不會聽得槍聲，但是她說話的態度上，顯得有些恐懼，而且手指也不住在顫動。

凡士始終逼視着她，直到最後，才突然發問：

「在最近半小時中，密司艾達可會跟你一塊兒在廚房裏嗎？」

她一聽得艾達的名字，恐懼的態度，又增加了不少，她嘆了一口氣說：「是的，小艾達和我在一塊兒，多謝上帝，今天發生慘劇的時候，幸虧她不在家裏，否則，也許她要做着藍克斯君的替身啦！她從前已被射擊了一次，說不定還是不放過她的，實在她真不應該再在這大廈裏住下去了。」

凡士回答說：「我老實告訴你，從此以後，我們已準備一個人，小心地監護着密司艾達了。」

那婦人顯得非常感激的樣子。「誰要想加害於她呢？我也可以監護她的。」

女廚子出去以後，凡士說：

「麥根先生，我覺得她在這裏，真是密司艾達的最好監護人了。不過我們如果不把兇手查明，那慘案還怕不會終止，這可怕的悲劇的最後一幕，還沒有結束的把握呢！」

麥根喃喃地說：「是呀！這恐怖的活動，竟非人力所能制止。」他接着轉過頭向赫史「警官，此刻我在這裏，已沒有什麼事可做，你只管依照你的進行去做，在五點鐘的時候，你打電話到我事務所去。」

我們正想動身，徐立姆隊長忽然到了。赫史便引他上樓去。

凡士本已穿上了外衣，但重又卸去了。說：「我想聽聽他對於脚印的見解，麥根，你總知道我對於脚印，本已擬定了一種見解，這時想證實一下。」

麥根用疑惑的眼光向他望了一望，便說：「好，我可以等你。」

不多一會，陶立麥士醫士下來了，他報告我們說這是一枝.38口徑的手槍打死的，槍口距離額角，約有一尺光景，槍彈直穿進大腦。

在陶立麥士去了以後，赫史重又到客室裏，他瞧見我們還不會走，帶着詫異的眼光向麥根呆望。

麥根解釋着說：「凡士先生想聽聽徐立姆隊長的意見。」

赫史坐下以後，說：「他快要下來了，他此刻正在和史諾根所量的尺寸在比對，不過他對於地毯上的脚印，也瞧不出什麼。」

麥根問着：「有指印嗎？」

「還沒有查到。」

凡士說：「那當然不會有的，倘若他們故意小心些，就是脚印也不會有。」

赫史的眼光突然向凡士一閃，但他剛要說話時，徐立姆隊長和史諾根已走進客室來了。赫史忙問：「隊長，有什麼意見？」

徐立姆回答說：「那陽台梯階上的脚印，也是一種套鞋的脚印，這套鞋尺寸正和前次史諾根交給我

的紙型尺寸完全相同。至於臥室中的脚印，我現在還不能確定。這印子，看來也彷彿相同，那污跡似有些煤灰，也和長窗上雪堆所見的相像。我已經拍了好幾張照片，等我放大以後，經過顯微鏡的察驗，便可以知道得更確切些了。」

凡士站了起來，走到客室門口，「警佐，你可能允許我再上樓去一次嗎？」

警官聽了這話，顯得十分惶惑，他似乎想反問凡士請求的理由，但最後終於說了一句：「當然可以，請便吧！」

凡士微笑了一下，似乎他已證實了他的理想，便匆匆地走了出去，不上五分鐘工夫，他帶着一雙套鞋，走進客室來，這套鞋和先前在紀司脫壁櫥中發現的一雙有些相像，他把套鞋交給了徐立姆隊長，「我想你總可以查得出，就是留着脚印的工具。」

徐立姆和史諾根細細地比較着尺寸，又把套鞋察視，最後，徐立姆拿了套鞋中的一隻，走到窗口，用放大鏡察視着。他同意着說：「是的，你的話不錯，這鞋跟上有一處已腐損了，和我所繪下來的缺口，正相符合。」

赫史突然跳了起來，向凡士望着：「這套鞋你從那裏查得的？」

「樓梯頭上有一間小間，那是放被單的儲藏小室，這套鞋就在那裏找着。」

「總部派來搜尋手槍的人，曾經告訴我，說從沒有發現過套鞋，而且我也吩咐他們同時注意套鞋的，可是現在凡士却找着這套鞋了。」

凡士隨意地回答說：「警官，當你的同伴在搜查手鎗的時候，套鞋並不在那儲藏小間裏啊！在前幾次兇案中，兇手都有充分時間把套鞋藏好的，但是今天，他却來不及藏這東西，因此，只好暫時丟棄在儲藏小間裏。」

「當真是這樣嗎？凡士先生，你還有什麼別的意見啊？」

「眼前只有這一點了。假使我還知道別的，那我一定也知道開槍的兇手了。但是我可以這樣說，你的夥伴們卻不會瞧見可疑的人離開這屋子呢！」

麥根也吃驚着說：「天哪！照你這樣說，不是明明白白在說兇手還在屋子裏嗎？」

「無論如何，我可以假定着說，當我們到這裏時，兇手還不會走開。」

赫史接着說：「但除去文勃隆外，誰也不會走開過。」

凡士點點頭。「唉，警官，也許這凶手，現在還在這屋子裏呢！」

一六 毒藥不見了

我們從大廈中出來，就到斯托維生俱樂部去進午餐，進餐的時候，麥根和凡士似乎預先約定好一樣，絕口不提那凶案的事情，直到喝咖啡的時候，麥根邊吸雪茄，邊向凡士說話。

「現在我想聽聽你怎樣會去找尋那套鞋的理由了。」

凡士微笑了一下。「是的，我也想把我的心事透露一下啦！」他喝了一口咖啡。「因為我腦子中沒有

成見，所以見解也非常清楚。我從前兩次的凶案中，所發見的套鞋足印，就覺得這是凶手故意留着的，這無非要使偵查案件的人，相信是外來凶手的說明。我當時假定紀司脫是有兩雙套鞋的，這舊的一雙，和被帶到警署去的一雙，却都做了凶手利用的工具。」

「不過，你還不能夠證明，這是你去搜尋那套鞋的理由啊！而且你又怎樣會去開那儲藏小間的房門？」

「對啦！我告訴你吧！你不是聽得藍克斯說過，他是在睡後不久，聽得有一種關門的聲音嗎？而且艾達也證明他也聽得這種細微的聲息。當時，我就想到這一定是那個凶犯藏匿什麼的聲音。」

麥根點着頭，於是凡士又繼續着說：

「從今晨的事情發生以後，我又聽得徐立姆隊長報告說尺寸相同的話，於是更使我的理想，完全證實。我知道這套鞋一定還藏着不是怎麼的祕密地方，於是先到紀司脫的臥室去，後來又到艾達的臥室去，但是都沒有發現，我正想走上三樓僕役們臥室去的時候，突然發現那儲藏小間在樓梯口，這樣我就尋獲了那套鞋了。」

「可是，你說這是屋子裏凶手所幹的一點，又有什麼解釋呢？」

「那也不難，像朱麗雅和紀司脫死的時候的面部表情，正是絕好的證明，只有藍克斯死時的狀態，却完全不同，他雖然在面前下槍，而且照理也能瞧見凶手的手槍的，可是他却似乎不會覺察着凶手和凶器，面貌上一點沒有變化。難道他是睡着而死的嗎？這真是難以解釋的哩！」

凡士把手在桌上輕輕地敲擊着，說：「還有一點，非常費解，他的房門是開着的，但樓上竟沒有一個人聽得槍聲，而樓下的史披諾，原是在儲藏室的，却又能聽得很清楚。」

麥根答辯着說：「這也許是偶然的事，聲音的傳送有時候却很奇怪。」

凡士探着頭。「這案件中，絕沒有偶然的事的。每一件事，都經過周密的考察。所以四面都合邏輯，但這種有條理的計劃，也許終於會做凶手失敗的引線。我們只須得了一個關鍵，就可以開通這秘密室的門了。」

這時候，侍者忽然來招呼麥根，說有人打電話來。

麥根去不多久，便帶着不安的臉色，走回來說：「這是事務所打來的，他們說文勃隆在事務所等着我，他有什麼事要告訴我。」

凡士驚異着說：「這倒是很有趣的。」

於是我們立即坐了汽車，趕回地方律師的辦公處。文勃隆也被引進事務室中來。

他一見我們，便招呼着：「我很抱歉，這時來打擾你們，但是我有一件事，應當來向你們報告。今天早晨，我遇着一件奇怪的事，當初本想告訴警署中人的，後來一想，應該先和你們商量一下，然後再宣佈出來。」

麥根忍耐着聽他的報告。

醫士遲疑了一下，又說：「當我發現了這件事情以後，立刻打電話到葛里姆大廈去，聽說你已經回辦公處了，因此我在午餐後又急急地趕來。」

「哦，麥根應了一聲。」

「麥根先生，我在出診的時候，皮包中總帶着充分的急診的藥品……」

「急診藥品？」

「是的，像木鱉精，咖啡精，嗎啡，還有幾種興奮和催眠的藥品，我爲了便利起見……」

「你現在來見我，就是爲那些藥品嗎？」

「是的——不過是間接的。」他停了一下。「今天我的皮包中有一小管每片一厘的四分之一的可溶解的嗎啡片，和四管木鱉精。」

「現在這些藥品呢？」

「那嗎啡片和木鱉精都已不見了。」

「哦，不見了嗎？」

「是呀，我出診時，那藥品都放在我的皮包中，我在另外兩家人家出診以後，便即到葛里姆大廈去，後來回到寓所時，却發現這兩種藥品，都已不見。」

「你試想一下，在那兩家應診時，不會把這藥品拿出來嗎？」

「沒有，就是皮包也不會離開我的視線哩。」

「那麼，你到了葛里姆大廈中，又是怎樣哪？」

「我拿着皮包到密昔司葛里姆臥室中，在那裏坐了有半個鐘頭光景，我出來的時候——」

「你在這時間中，不會離開過她的臥室嗎？」

「沒有！」

凡士冷冷地插嘴說：「對不起，醫士，據護士說，你會叫喚她端送密昔司葛里姆的肉羹哩，你是在什麼地方叫的？」

「啊，是的，我會叫喚過她，我會到門口，向樓上呼叫。」

「原來如此，以後呢？」

「我陪着密昔司葛里姆，直等護士進來，然後穿過甬道，到希比勒小姐的房間裏去。」

麥根插嘴問：「那麼皮包放在那裏呢？」

「我把皮包放在走廊裏，靠着大樓梯的欄杆。」

「以後你一直留在希比勒房裏，直到史披諾來叫喚你嗎？」

「不錯，先生。」

「那皮包可是一直放在那裏，直到你離開大廈，而也沒有人看守牠嗎？」

「正是，我和你們在客室中分別後，就到樓上去拿了皮包，出門回去的。」

凡士插嘴說：「那你還向希比勒道別哩。」

醫士向他瞥了一瞥：「那自然。」

麥根又問：「你所失去的藥品，共計有多少重量呢？」

「四管木鼈精，約有三厘又三分之一，二十五片嗎啡片，約有六厘又四分之一。」

「醫士，這樣重量，可有致命的危險嗎？」

「先生，這却很難以說定。有些人儘可以忍受大量的嗎啡，而且又有奇怪的消化力，但是也有些人，只須受了六厘的重量，便可以致死。至於木鼈精呢？那是要看病人的年齡來說的，普通一個成人，只須二厘，就可以致死了。有時候甚至一厘，或不到一厘，便很危險。當然，也有人吞了十厘的重量，也還可以救治。不過普通的情形來說，三厘又三分之一，一定可以致死了。」

在醫士離去以後，麥根瞧着凡士問：「你以為怎樣？」

凡士帶着失望的神情。「這真是奇怪得很，我覺得醫士正担着憂呢！麥根，他的眼光中含着恐怖和憂慮，但並不是爲了失去毒藥的緣故。」

「他隨身帶着許多毒藥，你覺得奇怪嗎？」

「這倒未必。許多醫士常是這樣的，尤其是那些大陸上的醫士。你總記得文勃隆是在德國留學的。」

凡士突然抬起頭來。「噢，我記起來了，那兩張遺囑怎麼樣？」

「今天下午，就可以拿到了，他允許我今天下午錄一份副本給我。」

凡士站了起來。「我想這兩張遺囑，也許可以幫助我們解釋這失去毒藥的理由。」他穿上外衣，戴了帽子，拿起手杖，向麥根告別。「再見吧，等那兩張遺囑拿來時再談吧！」

一七 奇怪的遺囑

——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八時——

這天晚上，我們在斯托佛生俱樂部中，舉行着秘密會議，當然，報紙上對於這件慘案的攻訐，真是極盡能事了。因此，這一次會議，也更顯得重要性。

在開始談話的時候，麥根第一個發言。

「我已把兩張遺囑的副本帶來了，但是我想先聽聽關於這案件的新消息。」

赫史哼了一哼，「新消息？我們已經進行了整個下午，但我們進行得愈急，而結果却越是和沒有進行完全相同。假使再搜獲不到那手槍的話，我真要先自殺了。」

凡士帶着滑稽的神情，「警官，你也這樣沒有勇氣了嗎？你現在就抱悲觀，未免過早了。——我想屠蒲司隊長不見得不發現手印吧？」

「不，他自然是發見，不過那些手印是艾達，藍克斯，史披諾，和文勃隆這幾個人的，試問對於我們有什麼用處？」

「這些手印在那幾處地方發見的呢？」

「到處都有。門鈕上，桌子上，玻璃窗上，壁爐上面的木框上。」

「這一點眼前雖沒有意思，但也許總有一天有用處的——可是還有別的印象嗎？」

「沒有，我剛才還得到徐立姆的報告哩，那脚印確是套鞋印成的。」

「這句話提醒我了，你怎樣處置那雙套鞋的呢？」

警官擠了擠眼睛。「我的處置方法，也就是你的處置方法呢！」

凡士微笑了一下。「好極了，這個我剛才忘記了，現在方才想到。」

麥根插嘴問：「那麼究竟是怎樣處置了呢？」

「我想警官一定悄悄地把那套鞋，依舊放在儲藏小間中去了。」

「對啦！」警官點著頭。「我並使新的護士監視著牠，假使套鞋被什麼人移動，她立時會打電話到總部去的。」

麥根問：「你把女探員介紹進去，可有什麼困難嗎？」

「一切都順手。」警官回答說：「醫士給她指示了幾句，她便穿上制服去服務了。密昔司葛里姆說，她實在不喜歡克拉文，所以希望新護士能夠更體恤她些。後來我對那女探員說明了那套鞋的關係，我就出來了。」

莫朗問：「你派了誰去的？」

「亞佩琳呀，她和男子一樣的強壯，決不怕有什麼意外的。」

麥根隨即談到失去毒藥的事，並且要赫史通知女探員注意。這消息使莫朗和赫史却非常吃驚。赫史說：「我今晚就去通知她，但是如果想要找尋的話，那是沒有可能的。」

莫朗插嘴說：「我覺得最詭異的，就是那個偷兒的鎮靜態度呀！據你所說，這藥就在藍克斯被殺後不久遺失的。而且又是在樓上的甬道中，你想他又多麼冷靜呢！」

凡士點點頭。「這案件中，到處都表現着這種特點的。每一件事，都有計劃，而且是十分周密的計劃呀。」

「但是我們怎麼辦呢？現在已發生三次凶案，和一次謀殺末遂案，此刻醫士的毒藥又被竊了。我們總不能把那大廈拆毀了，又不能多派些警衛人保護屋子裏每一個活人。」

凡士微笑了一下。「即使可能，那也不會生效。」

莫朗提議說：「麥根先生，我們先瞧瞧這兩張遺囑，也許可以找出些動機，凡士先生，你總也承認，這連續不斷的慘劇發生，一定是有堅強的動機的。」

「那自然不錯，不過這動機，也許不僅是金錢問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一種有力的情感。」

麥根就從衣袋中，摸出兩張文件，平舖在桌上，於是大家都湊近眼光瞧着，麥根說：「我們用不着讀那遺囑上每句文字，我簡單地報告遺囑的內容吧。」——托別斯葛里姆最後的遺囑，那是在他死去前一年所立的。遺囑中聲明他家族中的人員，都有承繼遺產的權利，不過他們的家族，在二十五年中，須同住在大廈中，也不能在這限期中，處分那座大廈。而且即使有人要出去旅行，或訪問親友，離開大廈的期間，至多也不能超過三個月。」

莫朗問：「假使其中有人結婚了，那麼怎麼樣？」

「也照遺囑上的限制辦理。只是艾達却是例臥，她如果嫁了，可以自由到外面居住，却仍不失承繼財產的權利，這就是因為艾達並不是親生的女兒，所以不能傳襲葛里姆的血統。」

「倘使有什麼人違背了遺囑上的規定呢？」莫朗又問。

「只有一種處罰，那就是完全喪失承繼遺產的權利。」

凡士喃喃地說：「這老人真是專制極了。但是我覺得遺囑中還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現款的處置問題。」

「沒有什麼處置，除了少數捐贈給公益機關以外，全部現款都歸給了他的妻子。密昔司葛里姆在生前可以全權使用，在她死後，可以把錢交給她的兒女，或孫女們，不過這錢必須全部遺給家族中人員的。」

「那麼，現在這一班葛里姆兒女，又是怎樣生活的呢？他們是不是依靠那老婦了佈施呀？」凡士聽了以後，便這樣問着：

「不，他們每個人都可以從密昔司葛里姆的收入中，分享一種款項，足夠個人生活上的需要。」

凡士又問：「還有別的什麼？」

「哦，還有史披諾，沈脫萊都得着一種遺贈。」

「唔，沈脫萊，這位德國女人很有注意的價值，總有一天，我必須跟她開誠佈公的談一談。」

麥根一邊捲起那紙張，一邊說：「還有一件，就是二十五年以後，他把他所有的書籍，全部捐贈紐約警務部。」

赫史向莫朗瞧着問：「你可會聽得這個消息嗎？」

「自然聽得過，但一些書籍，還要等二十五年之久，誰都不會感得有興趣的。」

麥根說：「這遺囑的分配，自然相當公平，每一個人，都可承受他應有平均分配的一份。可是——」

警官接着說：「這一點我認爲並不重要，我所要知道的，就是假使家族中有一個死亡了，他的遺贈如何處置呢？」

麥根說：「這一點非常簡單，如果在新的遺囑成立前，中間有誰死亡了，他所有的財產，應平均分配給活着的子女。」

「照這樣說來，五個兒女，如果死得只剩了一個時，他不是可以得着產業的全部了嗎？」

「正是。」

「這樣，依眼前的情形來說，倘使那老婦去世了，希比勒和艾達便可以平均對分家產的全部了。」

「警官，一點不錯。」

「但是倘若他們三個人都死去了呢？」

「倘若女兒中有誰已有了丈夫，這財產就全歸女婿所有。倘若艾達和希比勒都沒有嫁人，那麼，財產便交給了政府。這就是說，要是葛里姆家族全都死亡時，財產便完全充公。」

警官喃喃地說：「這一點還是沒有什麼線索可尋，因爲這家族中還有三個人呢！」
凡士悄悄地說：「三個人去了兩個，不就是只餘一個嗎？」

「先生，什麼話？」

「嗎啡和木鱉精。」

赫史狠狠地用拳在桌上擊了一下。「我決不讓悲劇重行出演。」

凡士憂悶地說：「我知道你有這樣的感想，但怕我們還無從着手呢！假使這慘劇的動機，由於金錢作祟，那我們實有沒有方法可以防止新的恐怖。」

莫朗接着說：「我們不妨把目前的局勢，向兩個女子說明，這樣也許可以勸她們暫時分住，或到別處去旅行。」

凡士搖搖頭。「這也至多能使變端延長些時間而已。而且也許因此剝奪了他們承襲遺產的權益。」

麥根提議說：「我們可以到法庭上去請求，使這遺囑因特殊情形而稍加變通。」

凡士哼了一下。「當你進行的時候，那凶手也儘有時機運動法官哩。」

經過了兩小時的討論，這祕密會議依然沒有什麼具體的決定。最後，大家同意，只有加緊戒備。同時又依着凡士的提議，把每個在大廈進出的人，都當作嫌疑人，加以監視。他們把當時的會議結果，通知了護士亞佩琳。

當麥根站起來宣告散會的時候，凡士又喃喃地說：

「我們應當着手準備，也許毒藥案又會繼續發生的。因此我提議派一個官家醫生，守在外面，留心着葛里姆大廈的窗口，這醫士應預備着一切手術器械，和解救服毒的藥品。同時我們還須和史披諾、亞佩琳

接洽好，只要遇有新的事變時，立刻發一個信號，使我們的醫士馬上可以進去施救。假使那被毒的人可以救活，我們便能知道下毒的凶手呀！」

這提議立刻得着大家的贊成。莫朗當夜就去接洽了一個官家醫士。

赫史也立刻到葛里姆大廈對面的南柯司公寓，預定着一間看守大廈的房間。

一八 關閉着很久的書室

——十二月一日（星期三）下午一時——

第二天，我們本來約定在律師俱樂部和麥根同進午餐的，等我們和他相見的時候，凡士突然問他：

「老友，怎麼樣？你的神情很緊張，是不是又發生了什麼變故呢？」

「是的！護士亞佩琳今晨九時，打電話到總部去，報告那儲藏小間的一雙套鞋不見了。但，當她昨夜歸睡時，却還是在原來地方的。」

「那麼，失去以後，就不會再發現嗎？」

「沒有，她在報告這消息前，曾經仔細找過的。」

「其實她也不必找尋。——但警官怎麼辦？」

「他十點鐘時，親自趕到大廈去，查問了一會，但是毫無頭緒，也沒有人承認昨晚或今晨，在甬道中聽得什麼響動。搜了一遍，也毫無結果。」

「今天早上，你有沒有聽得文勃隆醫士的消息呢？」

「沒有，赫史會跟他見過面，他也在十點鐘到大廈去的。他在那裏勾留了一小時光景。因着毒藥的不見，他覺得煩悶懊惱。他曾問起有沒有毒藥的徵跡，大部分時間，他曾在希比勒的臥室中。」

在進午膳的時候，大家依然保守靜默，直到進水果時，凡士忽然開口了。

「麥根，我實在再也不能忍耐了，我無論如何，要瞧瞧那間鎖閉得很久久的書室。因為這一間屋子，總使我心裏不安。從你報告了遺囑上的書籍處置方法，使我更不能安枕。我好久想查明托別斯對於文藝上的嗜好，現在我更要知道他究竟為什麼要把書籍去捐贈給警局。」

「我的好凡士，這問題又有什麼關係呢？」

「你不必性急，這問題究竟有什麼關係，我自己也不能回答，你且不要問我。但那鎖閉的書室中的情形，究竟如何，你憑你法律上的立場，也應當去瞧瞧的。麥根，你也知道那老屋中包藏着一種恐怖的暗流，這秘密的書室中，也許可以找得出些暗流的來源。」

麥根遲疑了一下，我料想他已經贊同了凡士的提議，但他的回答，却似乎還覺得這件事沒有進行的把握。

「這事也許不容易進行呢！假使密昔司葛里姆堅持不肯把鎖匙交出來，那我們不是很棘手了嗎？」
我們在三點鐘時分，到了葛里姆大廈中，赫史因為麥根的電話，已比我們先到那裏。我們立即同到密昔司葛里姆臥室中去。赫史把眼光向新護士閃了一閃，她立即走出室外。

麥根當即開口說：

「夫人這一次的驚動，我們真是不得已的啊！現在因為事實上的必要，我們必須瞧瞧那間鎖着的書室……」

「不，不行！」她抗議似的回答說：「十二年來，沒有人的脚步，跨進那書室的門口，這是我丈夫最後消磨光陰的所在，決不能允許你們進去的。」

麥根回答說：「夫人，這理由我也能體會到，但現在為了情勢上的需要，又不能不請夫人破例一次。」

「即使殺死我，也不可能的。你們竟敢擅自衝到我的屋子裏來嗎？」

麥根即刻舉起一隻手家，彷彿是命令一樣。

「我這時不必和你爭辯，我所要向你索取的，就是書室中的鎖匙；要不然，我們只能打破室門……」

他從衣袋中摸出一卷紙卷。「我已獲得了搜查證書，假使萬不得已，使我只好採取最後的手段，那麼，我除了向你致歉意以外，別的沒有辦法。」

我一聽他的說話，不能不驚詫麥根的大胆，因為我明知他並沒有什麼搜查證書。

密昔司葛里姆發出一陣咒詛的聲音，她的憤怒已到了最高的限度，可是不多一會，她又變得非常可憐。麥根悄悄地站着，等候老婦人的怒火逐漸消失，她咆吼了一會，見麥根仍安靜如常，便知道她的抵抗力已完全歸於失望。她身體向後躺下，臉上又慘白無色。

她嗚咽着說：「好，你把鎖匙拿去吧，免得再製造一種醜名，我的屋子被暴徒們所破壞。」她軟弱地指

著一口漆光晶瑩的高櫥。「鎖匙就在那櫥中第一隻抽屜裏。」

凡士走到櫥前，拿出一個狹長而雕刻得很精細的舊式鎖匙。

他一邊關上抽屜，一邊問：「夫人，這鎖匙可是常放在這抽屜中的嗎？」

她冷冷地回答說：「放了十二年哩！這時却被人用暴力奪去了——而且施用這暴力的人，却是應當保護患瘋病老婦人的警察。這簡直是一種侮辱，但我又有什麼方法哪？每一個都是以侮辱作為有興趣的行爲。」

幾分鐘後，我們已走進了甬道，麥根說：「凡士，這種事我真非常厭惡。」

凡士微笑着說：「但你做得真像，假使我不跟你在一塊兒午餐，和一同到這裏來，我還以為你真有一張搜查證呢！麥根，我給你行禮！」

麥根悻悻地說：「現在你既有了那鎖匙，快去進行你的工作吧！」

於是我們悄悄地走下樓來，凡士一邊常常留心我們的前後，他分明不願有什麼人瞧見我們的行動。一會，我們已走到書室門前了。

他把鎖匙塞進那鎖孔，旋動了一下，便把把厚厚的椽木門推開了。他一邊說：「這裏既有十二年不會進出過，為什麼鎖匙的轉動却這樣活絡，連門鐵鍊上也不發生什麼聲息，這未免有些奇怪啦！」

室中是一片漆黑，凡士擦亮了火柴，又把火柴舉得很高，向着掛厚幕的東窗前走去，一邊說：「當心，不要觸摸任何東西啊！」

他把窗幕拉開來時，一陣灰塵揚了開來。

凡士又喃喃地說：「這些窗幕至少有好幾年不會觸動過哩！」

午後的灰色黃太陽，透射進屋裏來，照見室中的奇怪景象。四邊排滿了書架，架上的書籍，從地板上堆起，幾乎堆到天花板，只有留着少許的空隙，安放著半身的石像，和幾個扁平的銅瓶。

書室的南端，放著一張寬大的書桌。中央部份，放著一隻鑲花的長桌子，桌子上放滿了許多異國出產的飾物，窗口下，和壁角落，也堆滿了許多紙件和文卷。書架邊上，還掛著幾張黃色的圖畫。中央桌子的上面，還擺著一個中國式的長燭台，有七八尺高。地板上鋪滿了東方式的地毯，但是一切東西上面，都積滿了灰塵。

凡士重新回到門口，擦了一根火柴，仔細觀察門裏面的門鈕。他報告著說：「這門鈕上沒有灰塵，新近有人到過裏邊了。」

赫史接著說：「那我們也許可以找得著什麼指印。」

凡士搖搖頭。「這是空想，你應當知道他是一個精細的人呢！他怎會留些跡象呀？」

你又輕輕地關上了門，向四周察視著，一會，他指著書桌邊的一個高大的地球儀器下面說：「警官，你的套鞋，那邊了。我早就料到這東西是在這裏的。」

赫史差不多和跳一樣，竄到書桌邊，又接著把套鞋拿到窗口。

「不錯，正是這一雙哩！」

麥根向凡士望了一望。「那麼，你老早就構成了一種理想了。」

「我所有的理想，都已經告訴你了。這套鞋的發現，其實是偶然的。我正想找些別的東西，但我自己也不知道應是什麼呀？」

他站在中央部份，眼光不住向四周察勘，他忽然把視線停住在一把籐椅上。喃喃地說着：「這似乎太不相稱了，我敢說十二年前，這椅子不會是放在這裏的。」

凡士緩緩地走到椅旁，麥根和赫史跟了過去，他們依照凡士察勘的地方瞧過去，那籐椅右手靠手上，有一隻深深的碟子，碟子裏有一段洋燭，碟邊也充滿了燭淚。

凡士說：「要把燭淚充滿這個碟子，非有好幾枝洋燭不可哩。但當時托別斯先生竟會點着洋燭來看書。」接着又摸摸椅背和靠手。「唔，這裏也有灰塵。可是決不是積着十二年之久的灰塵啊！最近的過去，一定有什麼人坐過這椅子了。那人的行動，一定是十分詭秘的，既不敢拉開窗簾，又不敢開亮電燈，却用洋燭光來閱讀托別斯的書籍。從這一碟燭淚上觀察，那人一定看過好幾晚的書，不過此外有沒有別的威燭的碟子，却不得而知了！」

赫史解釋着說：「問問老婦人也許可以明白，誰有機會把套鞋藏在這裏，又把鎖匙去放還原處。」

「你又是空想啦！既然有人想在這裏常常進出，那很可以化上一角半錢，配就一個鎖匙，何以要時刻去幹偷鎖匙的麻煩工作呢？」

「你的話也許有錯，但我們假如查不出什麼人備着同樣鎖匙，那豈不是跟以前同樣得不着什麼幫

助嗎？」

「我們還不會完成我們的搜查工作呢！我是想查查托別斯老先生在生前的文學嗜好呀！」

「那你不是要化費好幾天工夫嗎？」

「這却沒有一定。不過他規定把藏書捐贈給警務部的……我們不妨瞧瞧，這位老先生收藏着什麼書報啊！」

凡士摸出他的獨眼鏡，裝在眼睛上，接茬便瞧到最近的書架上。

我走前了一步，從他的肩後瞧那些灰塵封滿的書籍時，不禁使我大吃一驚，原來書架上的，都是關於罪犯學的書籍，而且還有許多是絕版的古文。這些書籍，各國文字都有。凡士非常注意地瞧着，連麥根和赫史也都覺得有些好奇。

凡士瞧了一會，才低聲說：「現在你總明白，老先生爲什麼要把他的書籍贈給警務部的理由了。這是多麼豐富的收藏啊！麥根，你瞧見這些巨著，可感得愉快嗎？」

他忽然把手一揚，叫大家靜默。我似乎也聽得甬道中有些响動，但靜默了一會，却不會聽得別的聲息。凡士急忙走去，招門打開，但甬道中却悄然無人，他靜聽了一下，也沒有其他聲息，於是重又把門關上。

當他走回我們站立的地方時，他說：「我確實知道有人在甬道中偷聽。」

麥根附和着說：「我似乎聽得有什麼人走過，也許是史披諾，或是別的傭人。」

赫史問：「凡士先生，你想爲什麼有人要注意我們的行動呢？」

「我怎能知道，不過如果真有人在竊聽我們的話，那可以證實我們的行動，已引起那個人的注意了。分明他想知道我們究竟已經查明些什麼了。」

赫史咕噓着說：「其實我們在這裏所發現的，並不是可以使人睡不安枕呢！」

凡士嘆了一口氣，一邊走近書架邊，一邊說：「警官，你不必這樣消極，這屋裏也許有使我們大笑的東西呀！你來看看，這些灰塵中，說不定藏着好消息呀！」

他把火柴一枝枝地擦着，細細地瞧着那書的上端，從窗口那書架檢查起，一直挨次檢查過去，當他檢查到第二個書架時，忽然用火柴重復照着兩本灰色的原書。接着，他拿了這兩本原書，走到窗口。

「這真奇怪，這兩本書最近又有人翻閱過，並且又在這椅子的近邊。哦，一本是檢驗官應用科學，哦，還有一本是續編。」

麥根緩緩地說：「即使有人偷偷地來這裏看這本書，我以為對於所發生的慘劇，至多是一種巧合。」

凡士並不回答，他仍舊把那兩本書放回原處。然而又瞧到書架的下層，忽然他又彎了身子，擦亮一根火柴。一唉，這裏又有幾本書放亂了。這幾本書不應放在這部分書架中的，而且書上也沒有灰塵。麥根先生，你又要以為是巧合了吧？」他停了一停，說：「你且聽聽，我把書名讀給你聽。毒藥的效果和偵察。公共衛生和毒物學，神經性的瘋病，神經性瘋病和夢行病……咳，這却有些奇怪！」

他站了起來，不住在室中徘徊，一邊自言自語地說着：

「不，不……一定不是……決不會這樣的……文勃隆醫士爲什麼要把她的事情來瞞騙我們呢？」

我們知道他正受着了一種感覺，赫史也立刻覺察到了。因為那本神經性瘋病和夢行病的書名，非常顯明。我們一想到這個書名，倘若和這慘案有什麼關係時，自然要覺得不寒而慄了。

凡士拾起頭來，向麥根呆呆地望着：

「這件案子，越偵查越詭秘了，這裏面說不定有驚人的內幕啊！……來，我們快些離開這間秘密的書室，這間秘密的書室，已給我們一種神秘的啓示，現在我們就得立即進行這層秘密的揭露。警官我來把書放好，請你立刻把窗幕拉上，我們最好不要留着什麼到過這裏的一切跡象呀！」

一九 想不到母親還會走路

——十二月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半——

我們回到密昔司葛里姆臥室去的時候，她正沉睡著還不會醒，於是麥根把鎖匙交給了亞佩琳，吩咐他放進抽屜裏以後，大家便悄悄地走下樓梯。

冬天四點鐘的時分，暮色已籠罩着天空，史披諾還不會開燈，所以甬道中也有些黑沈沈地，使人覺得非常陰寂。我們剛預備拿外衣的時候，忽然客室門口的厚幕動了一動，接着有一種低沉的聲音發了出來：

「凡士先生——對不起呀！」

我們不禁有些吃驚，都突然回過頭來，原來艾達悄悄地站在客室門幕的旁邊。她的臉上罩着恐怖的神情，她把手指按着自己的嘴唇，叫我們不要聲張。

於是我們跟了她走進會客室去。

她走進客室以後，又低低地說：「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這件事非常可怕。今天我本來想打電話給你的，但是我不敢……」

凡士安慰似的說：「艾達，別怕，再過兩天，這一切的恐怖行動都可以過去了。——但你要想告訴我們的，是些什麼事呢？」

她勉強定了定神，身體的顫抖也似乎停止了些，於是，又說：

「昨夜半夜以後，我因為有些飢餓而醒了過來，所以才即披了衣服，走下樓來。那女廚子本來總替我預備些點心，在儲藏室中的，因此，我想去拿來充飢。」他停了一停，用恐怖的眼光向大家望着。「但，我走到那前樓梯轉灣的地方，忽聽得一種輕微的聲音。這聲音出於甬道後部，靠近書室的地方。我吃了一驚，便立刻俯着身子，向下面眺望。正在這時，有人擦着一枝火柴。」

她說到這裏，顫慄的狀態，又恢復了，但凡士的語聲，却又使她鎮靜了些：「艾達，那人是誰？你說！」

她吸了一口氣，把眼光向四周探視了一下，才說：「那是母親……並且她正在行走呀！」

這兩句話，使我們都怔住了。過了一會，赫史從嘴裏發出輕微的嘆息，接着麥根把頭仰了一下，也似乎剛從睡夢中醒過來一般，只有凡士，他還保持着鎮靜的狀態。

「你的母親在書室門口嗎？」

「是的，那時她手裏似乎還拿着鎖匙。」

凡士勉強裝做鎮靜的樣子：「她還帶着別的東西嗎？」

「我沒有注意到，實在我太恐怖了。」

「譬如，她拿着一雙套鞋。」

「我不能肯定的說，那也許是可能的。她披了一塊圍巾，那東西也許是藏在肩巾的下面。或許在她擦火柴的時候，把套鞋放置在地上，我瞧見的，只見她在蠕蠕地走動。」

她說話的時候，全給恐怖所控制，她的眼光瞧着黑暗處出着神。

麥根勉強抑制着心神說：「密司葛里姆，你說昨晚甬道中黑暗得很，也許你因着恐怖的原因，所以瞧錯了人哪。那人也許是哈門，或則是沈脫萊。」

她突然回過頭來，瞧着麥根：「不，那真是母親，那火柴照着她的臉，她的眼光中還透露着凶光。我和她不過幾尺距離，所以決不會看錯的。」

她緊握着凡士的手臂，喃喃地說：

「唉，這是什麼一回事呀？我永以為母親是不會走動的了。」

凡士並不打理她的話，只是問她：

「那麼，你的母親可會瞧見你嗎？——這一點很重要。」

她低聲說：「我不知道。那時我急急地退回室中，把室門上了鎖。」

凡士停了一停，然後發出安慰的微笑。

「我想目前你的臥室是最安全的地方。你也用不着這樣驚惶。不過你不要把所瞧見的一切去告訴別人。有某種瘋病因着受了過度的驚恐而發生夢行的事實。今天晚上，我們可以叫這個新護士，睡在你的臥室裏。」說着，他在地肩上輕輕地拍了一下，然後送她上樓去。

等到赫史向密司亞佩琳吩咐了幾句以後，我們便走出大廈，向第一蔭路進行。

麥根說：「天哪，我們必須迅速進行了，這女孩子的故事，已揭破了一種新的可怕的事實。」

赫史問道：「麥根先生，明天你可能弄一張證書，把老婦人送進瘋人院去嗎？」

麥根回答說：「有什麼理由呢？這是一種病的問題，我們還得不着別的確實的證據哩！」

凡士插嘴說：「我以為我們還不能鹵莽亂幹，艾達的故事，還需要搜查實證哩！否則，我們隨便亂幹，也許把局勢弄壞了。我們即使暫時能阻止那凶手的動作，但仍舊不是澈底的辦法。我們唯一的希望，就在查明這凶劇的最深的原因。」

赫史又帶着失望聲說：「不錯，密司脫凡士，但你又怎樣去查明呢？」

「現在我還不能知道，但今夜這老屋中定可以平靜的。這樣，還可以給我們些時間，我想再和文勃隆醫士談談，那些少年醫士，在診斷方面，往往會發生錯誤的。」

赫史僱了一輛汽車，我們乘車向第三蔭路進行。

麥根同意着說：「和文勃隆醫士談談，自然沒有什麼害處，或許還可以找着此線索，你打算什麼時候去呢？」

凡士向車窗外瞧了一瞧，「我們爲什麼不立刻去見他呢？這是又恰巧是進茶的時候，正是一個好機會啦！」

他立刻吩咐車夫，改變了車行的方向，我們的汽車，在不久以後，便停在醫士石頭住宅的門前。

文勃隆很客氣地招呼我們，接着他問：「我想不會有什麼岔子吧？」

凡士隨意地回答說：「沒有，沒有。我們順便經過，想進來叨擾一杯茶，再和你談談醫學上的問題。」

文勃隆顯着懷疑的神情，回答着：「很好，很好，我非常歡迎。」他便按鈴叫喚用人。「其實你們可以飲一杯酒，我有陳年的車厘酒呢！」

「好極了！」凡士應了一句，又瞧了瞧麥根。「你看，我們的運氣是多麼好啦！」

一會，酒送進來了，斟滿了各個人的杯子，凡士立刻舉起杯來喝着，彷彿是一個嗜酒如命的酒鬼。

他接着說：「唉，真是好酒！這些西班牙人真是善於製酒的。但是醫士，你可會知道車厘酒是可以治療瘋痛病症的嗎？要是密昔司葛里姆知道我藏着這樣的好酒，而不給她服用，她一定要深深地責罵你呢！」

文勃隆回答說：「這你却不知道了。我以前會送她過這樣的酒，但是她却轉送給紀司脫了，她是一個不喜歡喝酒的人哪。我記得我的父親會告訴過我，她因着她丈夫的酒窖，還曾經吵過嘴。」

凡士突然問道：「你父親去世的時候，是在她患瘋病以前嗎？」

「正是，約在一年前。那時她還不會患瘋症。」

「那麼，關於密昔司葛里姆的病，可是只有你一個人診斷過嗎？」

文勃隆顯得非常詫異。「是的，不過我覺得病象非常顯明，沒有請別的醫士診斷的必要。而且自從我診斷以後，所表示的病象，又非常符合。」

凡士緩緩地回答說：「不過，據一個門外又看來，這診斷也許有可疑的地方，因此，倘若你能原諒我，那我可以說得更明白些，關於她的病，我覺得最好另外請一個醫士診斷一下。」

醫士顯得十分惶惑。「她的病情，實在是非常明白的，就是說她的兩腿的機能，已完全失去了效用，也就是她患着下體的半身不遂症。」

「假使你瞧着她的兩腿是在走動，你精神上將發生怎樣的反應呢？」
他勉強笑了一笑。「我的精神反應嗎？我覺得一定患着精神錯亂症了。」

「也許你的精神，並不失去常態，那又是怎樣呢？」

「那麼，我也許變了一個崇拜奇蹟的教徒。」

「我希望你不致如此，但這種奇蹟，却已發生着了。」

「我不否認，在醫學上也有什麼奇蹟的發現，但是都同樣有病理根據的。對於密昔司葛里姆的病症，我自信並沒有什麼診斷上的錯誤。假使她的兩腿可以走動，那麼一切生理學上的定律，也全部可以推翻。」

凡士又轉了口吻問他：「那麼，你可會聽得神經性瘋病這本書？」
「不，我不熟悉這本書。」

「還有神經性瘋症和夢行病呢？」

「我知道這是誰的著作，但我却不會看過……你可是想把這兩本書的書名牽涉到密昔司葛里姆的病症上面去嗎？」

「假使我告訴你，在葛里姆大廈中就有這兩本書，你又將怎麼樣呢？」

「那有什麼？我只覺得是一種巧合吧了。」

凡士顯得非常客氣。「這個我却不能同意。這兩本書對於我們的偵查，很有關係，我希望你能夠給我們解說一下。」

文勃隆笑了一笑。「我這裏也有幾本這樣的著作，但是裏邊所說的，却是精神上的病態，並不是說真是在睡夢中可以行走的意義。」

「那麼，歇司底里這個名詞，又將是怎樣解釋呢？」

「這也可以說是精神病症，像什麼健忘，失音，失眠……神經性瘋病，原是很平常的，有許多瘋病，會使一個人的肌肉，好幾年不活動。」

凡士喝了一大口酒以後。「今天我們到這裏來，實在是因為警務部已受輿論方面很多的攻訐，因此麥根先生爲了週到起見，打算請一個專家，把密昔司葛里姆的病症寫一張詳盡的報告——而且想請瘋病專家華門漢擔任這件工作。」

文勃隆沉思了一下。「我不反對，我還可以幫助你們接洽診斷的手續呢！」

凡士站了起來。「醫士，你真是明達的，但請你立刻進行，不要延擱啊！」

「好，我明天早晨，就可以跟他接洽。」

我們辭出以後，上了汽車，麥根說：「文勃隆真是一個有本領的醫士，不過他這一次，怎麼會弄錯呢？等他見了華門漢的報告，一定要使他驚奇不止呢！」

凡士正色說：「麥根，你這句話，且等華門漢的報告寫好了再說啊！」

「那是什麼意志哪？」

「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我只知道大廈中有一種恐怖的空氣在活動，可惜我們不知道那主動的人物是什麼人。那人也一定時時刻刻在監視我們，對我們的一舉一動也在設法破壞和對抗呀！」

二〇 又發生了慘劇

——十二月二日（星期四）下午——

這天，十一點半的時候，麥根打電話來給我們，說他準備到葛里姆大廈去，並說他的汽車要經過我們那裏，帶我們一塊兒去。他不肯說明，是有什麼變故，立刻把電話掛上了。

不多一刻，他的汽車來了。我們早已穿好了衣服在等他。所以他的車子剛停了下來，我們隨即跳進車廂，和他見面。汽車開行以後，凡士輕意地問着：

「可是又有什麼變故了嗎？」

麥根含糊地回答了一句：「艾達。」

「昨天她告訴了我們以後，我早就料到了——我想是中了毒吧？」

「是呀，——嗎啡呀！」

「這倒比木驚精死得容易些呢！」

「多謝上帝，她並沒有死。當赫史打電話給我時，她還活着。」

「赫史在大廈中嗎？」

「不，那護士打電話給我，後來我又打電話到總部去。但這時候他也許比我們先到大廈中了。」

「你說艾達還沒有死嗎？」

「是的，那個在南柯司公寓中監守的醫士，特羅孟，當時立即趕進大廈去，他救活了，她，那護士打電話給我時，說大概沒有妨礙了。」

「那史披諾的嗜號一定發得非常恰當。」

「是的，凡士，我佩服你昨天提議的意見，派一個醫士在那裏等候着。」

當我們到大廈門口時，赫史已先在那裏等候了。

赫史說了一句「她還沒有死」以後，就引我們進客室中。接着他又說：「這屋裏除史披諾和亞佩琳兩人以外，還沒有人知道這服毒的慘案。史披諾發現了艾達，立刻發出約定的暗號，把這前面的窗幕拉下。」

那特羅孟趕來時，史披諾就領他上樓，也沒有給任何人瞧見。醫士招護士叫了進去，他倆把艾達弄了一回，他就吩咐她通知你，他們倆現在都在艾達室中陪她，但房門却已下了鎖。」

麥根點點頭。「你這樣處置，非常妥當。假使艾達能夠恢復了知覺，我們一定可以從她的口中悄悄地獲得些消息的。」

「先生，我希望能夠這樣。我已吩咐了史披諾，如果他洩露一個字，我一定要折斷他的瘦長的項頸。」
凡士插嘴說：「那麼，我想那老人一定很恭敬地鞠了一個躬，回答說：『遵命，對嗎？』」

「一點不錯。」

麥根又問：「那麼，屋子裏其餘的人呢？」

「希比勒在自己臥室中，她在十點半時坐在床上進早餐，吩咐女僕說她還要睡一會。那老婦人還在睡着，女僕和女廚子都在後面呢！」

凡士又插嘴說：「文勃隆醫士今天早晨沒有來過嗎？」

「他當然來過的——他常時在這裏進出。亞佩琳告訴我，他在十點鐘來的，在那老婦人的屋裏坐了一點多鐘，隨即去了。」

「那麼，關於艾達受毒的事，沒有告訴他嗎？」

「告訴他有什麼用？特羅孟是一個好醫士，並且文勃隆知道了以後，也許會轉告希比勒或別的什麼人。」

「不錯。」凡士點頭同意。

我們才即走到走廊中，把外衣脫去。

麥根說：「我們在和特羅孟醫士見面的前，先聽聽史披諾的話怎樣？」

我們隨即又回到客室中，赫史已在拉鈴叫喚史披諾了。

史披諾走到客室中以後，像石像一般站在那裏，臉上也沒有絲毫的表示。

麥根問著：「史披諾，你把經過情形告訴我們。」

那老人的聲音，還是十分沉靜。「先生，那時我在廚房裏休息，我瞧瞧鐘，打算要開始我的工作，忽然密司艾達房裏的鈴聲響了。先生，你總知道這裏是每間屋裏都有叫人鈴的……」

「這你不必解釋，那是什麼時候呢？」

「剛巧是十一點鐘，我立刻上樓去敲她的房門，却不見裏面的回答。我就擅自把門推開，探頭進去探視。密司艾達躺在床上，但她的姿勢却並不自然。接着我又瞧見一種奇怪的東西，那隻密司希比勒的小狗也在床上……」

凡士插嘴說：「床邊可是有一隻椅子或樣子呢？」

「正是，先生，我想當真有一隻小椅子。」

「所以那狗自然自動的爬上床去了。」

「唔，是呀，先生！」

「好，你說下去。」

「那狗在床上，兩條後腿站得很直，兩條前腿却似乎在玩弄鈴繩。最奇怪的，這狗的後腿却站在密司艾達的臉上，她卻並不覺得。我自然覺得很驚異，隨即走去把狗捉了起來，於是發見牠的齒縫裏也有鈴繩的絲線。先生，你會相信嗎？原來那拉鈴的却是狗啦！」

凡士喃喃地說：「奇怪啊！史披諾，你再說下去吧！」

「我當然也沒法把她叫醒的，但是我會把她的身子推動了幾下。於是我立即走下樓來把那窗簾掛下，這是約定的暗號，遇有緊急的事情，就拉下那窗簾。後來醫士來了，我就領他到密司艾達的臥室中去。」

「你所知道的只有這一些嗎？」

「先生，只有這些。」

麥根似乎有些不耐。「史披諾，你去告訴特羅孟醫士，說我們來了。」

幾分鐘以後，新護士亞佩琳進來了，她是一個中年女子，身材也是中等的，但是一副幹練的樣子，却常在她的行動上流露出來。她進來以後，便和赫史打了個招呼，接着又對我們行了一個敬禮。

她坐下以後，才說：「特羅孟醫士現在不能離開他的病人，因此，他先叫我下來。」

「有什麼報告？」麥根站着問她。

「我想她已沒有危險。我們在過去的半小時中，給她施行人工呼吸。據醫士說，在不久以後，就可以使她起來行走。」

麥根點了點頭，便坐下來問她：「密司亞佩琳，你所知道的，就告訴我們吧！你可知道有什麼中毒的證據呢？」

「噢！」那女子應了一聲，臉上顯着不安的神情。「除了一隻空的肉羹杯以外，沒有什麼。我想你們一定在杯中可以找得着剩餘的嗎啡的。」

「你怎麼會想到那毒藥是下在肉羹中的呢？」

她遲疑了一下，又向赫史瞥了一眼。「事情是這樣的，每天早晨十一點以前，我常送一杯肉羹給密昔司葛里姆。假使密司艾達也在那裏的話，我就送兩杯進去，這是那位老太太吩咐這樣做的。今天早晨，我到廚房去的時候，艾達小姐也正在老太太的臥室裏，所以我拿了兩杯上去的。但等我拿了肉羹進房的時候，艾達小姐已經不在了，因此我就把另一杯肉羹送到艾達小姐的房裏，放在她的桌上。那時密司艾達大概是在樓下憩息室中，所以我就到外面走廊中去叫她。不多一會，密司艾達上樓來了。我因為要給密昔司葛里姆補綴些東西，因而我就回到三樓自己的臥室中去了。」

「你把肉羹放在艾達的房裏以後，因為到外邊走廊中呼喚她，所以這肉羹就有一兩分鐘不會有人看守着，是嗎？」麥根接着問她。

「不，這時間只不過十五秒到二十秒鐘。我在走廊中，那房門也開着，假使房裏有人的話，我一定能夠覺察到的。」這分明因覺得自己有了疏忽，所以特別說明出來。

凡士又問：「當時甬道中除了密司艾達以外，可還有別人嗎？」

「沒有別人，我當回樓上呼叫的時候，我見文勃隆醫士在樓下甬道中穿他的外衣。」

「他可是立刻出去的呢？」

「我想是的。」

「你是見他從前門走出去的嗎？」

「我並沒看見，但我聽他跟密昔司葛里姆說過了再會。」

「在什麼時候？」

「一兩分鐘以前，我正拿着肉羹進去，他剛從那老太太房裏出來。」

「那時候，你可曾瞧見密司希比勒的那頭小狗也在甬道中嗎？」

「沒有，我沒有看見。」

「凡士閉了眼睛，似乎在休息他的疲倦一樣。於是麥根又接下去問着。」

「你到了自己屋裏，大約耽擱了多久？」

「直到老管家來叫我下去。」

「你想有多少時間？」

「二十分鐘，也許再久些。」

麥根深深地吸了幾口烟，最後他表示着他的見解似的說：「是的，這件事情很是明白。嗎啡是有人用了什麼方法放進肉羹裏去的，好的，你回樓上去吧，我們在這裏等候特羅孟醫士。」

赫史等出去以後，便恨恨地說：「可惡！她是我們總部裏的一個有能幹的女子，但這一次，却終於失敗了！」

凡士的眼光望着天花板，冷冷地說：「警官，你下這批評，還嫌太早呢！你想她離開那肉羹，只不過幾秒鐘工夫，我敢說，嗎啡即使今天不放進去，明天也同樣可以放的，或許再隔一天，甚至兩天，但是總是有這麼一次的。現在既然這樣急促地進行，說不定反於我們有益。」

麥根接着說：「假使艾達恢復了知覺，她能告訴我們，什麼人在她進肉羹以前到過她的屋子裏的話，那對我們真是有益的。」

正在這時，特羅孟士進來了，他是一個有熱誠而又勤奮的少年，他坐下以後，用一塊大手帕，拭抹他的額角，一邊說話。

「剛才他在公寓的窗口瞭望，忽見這裏的窗帘拉了下來，實際上，我比雪尼賽先瞧見。我急急提了皮包，飛步趕到這裏，那管家等在門口，就領我上樓。那女子躺在床上，我一眼看見，就知道她不是中了木鱉精的毒，因為她沒有發汗，抽筋。這明明是嗎啡的麻醉性。於是我立即把護士叫來，動手施救。」

麥根問道：「症狀很急迫嗎？」

「當然是急迫的，假使再耽擱一回，那結果自然不必說明了。我估計她服了那失去的六厘嗎啡的重量，於是我也就給她服了龍葵鹼。這東西立刻得到了反應。接着我又用錘酸鉀給她洗胃，和施行人工呼吸。她雖然並沒斷氣，但我依舊這樣做着。不多一刻以後，她的呼吸漸漸地復原。最後，我終於使她站直了，現在

那護士正在扶着她行動。」他說完以後，又用他的手帕，不住抹他的臉。

麥根說：「多謝你，醫士，你對於我們的偵查上，確實增加了很多助力的，但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詢問你的病人呢？」

她此刻還不會完全恢復常態，而且服了嗎啡以後，難免有頭痛，疲倦和呼吸困難的。她今天還不能回答問題，但明天早晨，一定可以自由說話了。」

「很好，但護士所說那感肉羹的杯子，又怎麼樣呢？」

「我已去嘗過，滋味很苦，一定是嗎啡無疑。」

剛說到這裏，我們望見史披諾的後影在室門前閃過，接着文勃隆已站在客室門前了，他向大家望了一眼，接着眼光中顯出驚異的神情說：「又發生了什麼事嗎？」

凡士站了起來，露出堅決的態度，忙應着說：

「是呀，醫士，艾達中了嗎啡毒了。特羅孟醫士剛巧在對面南柯司公寓中，因此就被請了來救治。」

醫士顯得十分驚慌。「哦，那麼希比勒怎樣呢？」

「她完全平安。」

文勃隆嘆了一口氣，似乎已經安心了不少，接着，便走進客室來，坐在一隻椅中。

「請你們告訴我，這件事是在什麼時候發覺的？」

特羅孟正想改正他的措詞，但凡士却已搶着回答。

「在你剛去了不久，這件事立刻被發覺了。那毒藥就是混在護士送上樓去的肉羹裏邊。」
文勃隆表示着懷疑的神情。「這怎麼可能？護士送肉羹上去時，我正要出去，我還瞧見那護士把肉羹送進房裏去的呢？」

凡士接着說：「你的話裏，使我想起了一个问题，當你下樓以後，可曾又到樓上去過沒有？」
「當然沒有，我穿了外衣，立刻出去了。」

「那麼，恰巧在護士叫喚艾達以後。」

「正是，如果我沒有聽錯，我想護士確實是向樓下叫過，艾達也立刻上樓了。」

凡士吸了一口烟，用訝異的眼光向文勃隆注視着說：「醫士假使你不怪我太鹵莽的話，那我却要問你，剛才你在這裏離去不久，此刻却又來了，你的造訪，何以這樣殷勤呢？」

文勃隆的臉色，略略有些變動，但這並不是怒憤的表示，他立刻回答說：「不錯，這也難怪你要詢問，不過，我也有原因的。自從我的皮包中失去了那些毒藥以後，我隨時覺着有發生危險的可能，而我却不能不負着間接的責任。所以無論何時，我只要在附近經過，便不能不進來瞧瞧，是否都平安無事。」

「你爲了這層緣故，那倒也是應該的。——不過，你對於特羅孟醫士繼續給艾達小姐治療這一點，我想你總不會表示反對吧？」

「繼續治療，我不明白，剛才聽你說。——」

「艾達沒有死，只是中了毒，却給救活了。」

文勃隆站了起身，他帶着十分駭異的眼光說：「哦，多謝上帝！」

麥根插嘴說：「但我們把這件事暫時保守秘密，請你也遵守我們的決議。」

「那當然可以。」文勃隆應了一聲。「但可能給我去瞧瞧她嗎？」

麥根躊躇着。凡士立刻代為回答着：

「假如你要上去的話，當然沒有不可以。」他轉向特羅孟醫士說：「費醫士的神，請引導這位文勃隆醫士上樓去瞧瞧吧！」

特羅孟醫士和文勃隆便先後走出客室。

麥根說：「今天，他當真有些吃驚了。這也難怪他，因他的不小心而致毒藥失了竊，現在又聽說毒藥害了人，這樣的信息，當然要使他感到沒趣。」

赫史插口說：「他對於艾達的關切，遠不及希比勒了。」

凡士微笑了一下。「你倒是一個精於觀察的人啊！你的見解不錯，艾達的生命危險，遠不及希比勒的健康問題的重要……我真想不出是什麼緣故，這是一個關鍵，但和我的理解，却又發生了矛盾。」

麥根抱怨地說：

「哦，原來你已成立了理解哩！」

「說到主觀的理解，却也多着咧！」凡士毫不經意的回答，分明表示這時候還不願意發表他的見解的，但麥根也並不追問下去。

赫史接着說：「我們聽了艾達的報告以後，便用不着什麼理想了。等明天早晨，我們跟他談了以後，我們便可以推想出毒害她的兇手是誰了。」

凡士自言自語地說：「也許可能！」

一會以後，特羅孟又下樓來了。

他說：「文勃隆醫士進到另一個女子的臥室裏去了，他說他不久就要下來。」

凡士問他：「他跟艾達說些什麼話？」

「沒有說什麼，只不過招呼了一下。但她瞧見了他的時候，脚步便增加了新的助力，她又向他微笑着，這是一種她趨向急速痊癒的徵兆。哦，她的抵抗力真不錯！」

特羅孟醫士的話還沒說完，我們聽得樓梯上起了脚步聲，文勃隆醫士重又走進客室裏來。

凡士向他發問：「醫士，我記起來了，你已見過華門漢沒有？」

「我在十一點鐘見過他了。我在這裏出去的時候，就去找他，他聽了我的請求，完全同意明天早晨十點鐘，他到這裏來檢驗。」

「密昔司葛里姆也同意嗎？」

「是的，今天早晨，我會對她說過，她並沒有反對的表示。」

不久以後，我們一同離開大廈，文勃隆陪我們走到門口，我們瞧他上車駛去。我們在車中的時候，麥根說：「我們到明天這時，希望能夠多知道些了。凡士，你總知道我這時真是心

神不甯呀，不知道華門漢的報告上將是怎樣說明呀！」

但是，麥根總於失望了。

華門漢的報告總於沒有成立。在這天晚上，一點到兩點的時間中，葛里姆大廈中又發生了慘劇，密昔司 葛里姆中木驚精的毒而去世了。

二二 偵查的岔道

——十二月三日（星期五）上午——

我們在這一天早晨十點鐘，得到了麥根的通知，說是密昔司 葛里姆毒死了。護士在九點鐘送茶到她臥室中去，便發現了這慘案。赫史把消息通知麥根，麥根又來通知我們並且順路約我們同到大廈裏。

在汽車中，麥根說：「這麼一來，又把唯一的希望斷絕了。我起來以為這婦人的神經錯亂，也許她會幹出些危險事情出來。然而，現在像她是有心作惡一樣，我但願我們的懷疑能夠證實，否則我們此時正和一個有理智，頭腦冷靜的人物在對抗，那真是更覺棘手了。」

凡士點點頭：「正是，我們目前正遇着重大的困難，不過我不能說密昔司 葛里姆的死，給我怎樣的恐慌，老實說，她真可惡，誰也不會可惜她的死。」

當我們到達大廈的時候，醫士 特羅孟和赫史已在客室中等候我們了。赫史的臉色是驚慌和失望，特羅孟也顯着十二分的懊喪，這分明因為他失去了對於那老婦施救的機會所使然的。

我們握手以後，赫史約略地報告經過。「今晨九點鐘，亞佩琳發覺這老婦人的死，於是就招呼史披諾發暗號招呼醫士，她自己又打電話給總部，我又轉通知陶立麥士，在十五分或廿分鐘前，我就趕到這裏。現在已把那房門鎖着了。」

麥根問：「你可會通知文勃隆醫士？」

「我在電話裏告訴他取消十點鐘檢驗的事。別的事情，我不等他問，就把電話掛斷了。」

麥根點點頭，又回過頭瞧特羅孟醫士。「醫士，請你把你所知道的告訴我們。」

特羅孟把精神振作了一下，方才說話。

「那時我正在南柯司公寓樓下進早餐，忽然那便衣偵探奔來告訴我，這裏客室的窗簾又放下了。因此，我即忙收拾診具，趕到這裏。那老管家領我進老婦人的臥室，護士已等在裏面。我一見老婦人的狀態，便知道已來不及施救，她已死了。身體捲曲，皮膚發青，而且也已經僵硬了。這狀態顯然是受了木鷲精的毒而死的。她在服毒以後，大概不會受着長時間的痛苦，至多不過半點鐘，便即身死的。她老了，沒有很強的抵抗力，所以總是迅速地致死的。」

「她連呼喊也不可能嗎？」

「這很難說，這毒藥有時會使人不能說話。在她受毒的時候，不會有人聽得她的呼喊，她也許在不知不覺中死的，在過去的經驗中，常有……。」

「但你想那毒素是在什麼時候進她的胃腸呢？」

他躊躇了一下。「這也難說，也許中毒後經過一些時間的抽釐，也許一服下去就已斷氣。」

「那麼你想是什麼時候死去的呢？」

「這也不能確定。因為肢體的僵硬，和屍體的蠕縮，往往容易混亂，所以從醫學上診斷，實在……」

麥根顯着不耐的神情。「好啦，現在我們且不必討論學理上的理由，你想她是在什麼個時候死去的呢？」

「估計一個大概的時間，總在今天早晨一時至兩時。」

「那麼，中毒的時間，可能在昨晚十一二點鐘嗎？」

「這是可能的。」

赫史也顯着不耐的神氣。「等陶立麥士一到，這點總可以明白解決了。」

麥根忙即掩護着問：「醫士，你可會發見有什麼放毒藥的杯子？」

「靠近床邊有一隻杯子，杯邊上似乎黏附着硫酸鹽的結晶。」

凡士忽然插嘴說：「要是木鱉精混在食物中，嘗得出苦味時，可能致死嗎？」

「那自然，但小桌上有一瓶碳酸鹽，倘若木鱉精和在這藥裏，便辨不出滋味了。」

「密昔司葛里姆可能單獨取服這藥呢？」

「那是不可能的。這東西必須小心地用水調服。一個躺在床上不能動彈的人，當然不能幹這樣的工作。」

凡士接着說：「這真是有趣的。現在我們假定有一個人，他把木鷲精和碳酸鹽混合了給夫人服過。」他說着又瞧瞧麥根。「我想密司亞佩琳也許可以告訴些事實給我們。」

可是亞佩琳進來報告了她所知道的經過，也沒有什麼線索可尋。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一定有一個人調了這藥給老婦人服的。

接着凡士便又召了幾個僕人和女廚子來詢問，但是都得不着什麼徵象，只有他問完哈門的時候，哈門却說：

「在我離開你們的時候，我還要告訴你們一件事。記着，這裏的人，希比勒是最壞的一個，上帝倘使再要繼續降罰的話，那下次一定要臨到她的身上了。」

凡士把眉毛軒了一軒。「她究竟做了什麼惡事呢？」

「我告訴你，她是個不貞潔的女子。她和文勃隆的關係，實在很醜，他倆時常在一起，密切得像小偷。昨晚他又來過，也不知道他在什麼時候離開這裏的。」

「你怎麼知道的呢？」

「我給他開門進來，怎麼會不知道呢？」

「真的嗎？那在什麼時候呀？史披諾又在那裏呀？」

「史披諾正在進晚餐，我剛到前門口去瞧瞧天色，那醫士剛進來，他招呼我，態度上有些不安的樣子，便上樓直到希比勒臥室中去。」

凡士隨口說道：「也許希比勒身體有些不適，特意請他來的。」

「嚇，」她披了披嘴唇，便即轉身走了。

凡士就又拉鈴叫喚史披諾等老管家進來以後，凡士問他說：

「你可知道昨晚文勃隆醫士到過這裏的嗎？」

「先生，我不知道。」

「哦，很好，現在你去請希比勒小姐來吧。」

約摸十五分鐘以後，希比勒方才進來，她坐在一隻大椅子裏說：「這幾天我懶得很，你們這時，又舉行什麼會議呢？」

凡士微笑着說：「我在告訴你原因以前，請你先回答我一句問話，昨晚文勃隆先生在什麼時候離開這裏的？」

她把眼光閃動了一下。「十點三刻。」

「多謝你，現在我可以對你說了，你的母親和艾達都已中毒了。」

「母親和艾達都中毒了嗎？」她複說了一句，眼光中顯着不甚相信的神情。她靜默一下以後，才說道：「我現在應該接受你們的勸告了。我有一個朋友在愛倫白克城——唉，這屋裏真有些可怕了。今天下午，我就打算動身前去。」這女子現在才表示她已不能自制的態度。

凡士回答說：「很好，你快些走吧，等我們把這事情解決好了，你再回來。」

「我怕不能耽擱得那麼久長啦！——我的母親和艾達都已死了嗎？」

「不，你的母親雖然遭害，但艾達却已救活了。」

她眼光中閃出一種輕蔑的光輝。「是的，她當然不會遭害。我所說平凡的泥土，却有強大的抵抗力的。現在，這葛里姆百萬產業，只有我和她處在對立的地位了。」

麥根帶着斥責的口吻。「你妹妹的性命，原也十分危險，只因我們早就準備好一個醫士，所以才救了。她，倘不是這樣，這巨額的產業，只有你一個人承襲了。」

她忽然反問說：「照這樣說來，我的地位不是很有可疑嗎？不過有一點你們應當了解，如果真是我的設計，艾達的性命，怕不可能救活哩。」

麥根還沒有回答，她突然站了起來。「現在我要去收拾我的行裝哩。」

在希比勒出去以後，赫史便走到麥根身邊，反問着說：

「先生，你真允許她離開這裏嗎？可是她是這裏唯一沒有遭遇危險的人物哩。」
我們都明白赫史的語意，所以足足有好幾分鐘不會說話，最後麥根說：

「眼前我們又怎能勉強她留在這裏呢？萬一又有什麼……」

赫史堅決地回答說：「但是我一定要派人跟蹤她，必須等這案件水落石出為止。」說完以後，他走了出去，我們聽得他在甬道中和史披諾在說話。

不久，陶立麥士來了，他和赫史特羅孟一同上樓去，經過了十五分鐘，他回到客室中時，臉色十分嚴肅。

麥根問他：

「你的報告怎麼樣？」

「和特羅孟的見解差不多，她是在一點至兩點間死的。」

「什麼時候中毒的呢？」

「大概在半夜時分。我已把那杯子中的餘瀝嘗過，真是和碳酸鹽混合的。」

凡士插嘴說：「醫士，你在驗屍以後，可否對於她的兩腿肌肉也給我們一個報告？」

「當然可以。」他回答時，臉上却顯着詫異的神色。

陶立麥士去了以後，麥根向特羅孟說：

「艾達怎樣了？我們可以去見見她嗎？」

特羅孟帶着得意的神氣：「進步多啦！剛才我也去瞧過她，她已恢復了原狀，只不過有些疲乏。」

「她可會知道她的母親的死耗？」

「還沒有。」

凡士接着說：「可以給她知道了，這時也不用看守什麼秘密，就趁我們在這裏的時候，把消息去告訴她吧！」

與我們進到她臥室中去時，艾達坐在窗口，兩手撐着下頰，向窗口凝望，她見了我們，不禁有些吃驚。麥根先向她安慰了一遍，接着談到肉羹上的問題。

她說：「我本不願意再提到可痛的事變，但你若能告訴我們經過情形，也許和偵查上有些幫助。」
當護士吐喚你的時候，你不是在樓下客室裏嗎？」

那女子說話似乎很吃力，她回答說：「正是，母親叫我去拿一本雜誌，我剛下樓，那護士便叫我了。」

「你上樓來的時候，可會瞧見護士嗎？」

「瞧見的，她剛要到三層樓去。」

「你進你的臥室的時候，裏邊沒有人嗎？」

她搖搖頭。「有什麼人會在裏邊呢？」

「我們要查明白這一點，因為什麼人把毒藥放在肉羹裏。」

她聽了以後，身體震了一震，但並不說話。

麥根繼續問她：「以後可有什麼人進來瞧你呢？」

「完全沒有。」

赫史顯着不耐的樣子，加入問話：「你當時可會把肉羹完全吃完嗎？」

「不，我不會就吃，我那時正覺得有些寒顫，所以穿過走廊，到朱麗雅臥室中去拿來一條圍巾，披在肩
上。」

赫史裝了裝鬼臉。「我們每次查到一個線索時，便總在半路上打了岔。是的，密司艾達出去拿圍巾的
時候，儘可以有人進去把毒藥放在肉羹裏的。」

艾達帶着不安的神情。「是的，我很是鹵莽。」

凡士說：「這不是你的過失，警官的語意也並不怪你。——現在請你告訴我，當你出去的時候，在甬道中可會見到密司希比勒的小狗？」

她搖搖頭。「沒有，她的狗跟這件事也沒有什麼關係。」

「也許可以說，那狗是救了你的性命。」凡士說著，又把史披諾所見的情形，告訴給艾達。她聽了這話，又像訝異，又像懷疑，接着便低着頭默想。

凡士又繼續問：「你從朱麗雅臥室中回來，可會把肉羹吃完？」

「是的。」

「你不覺得肉羹滋味有些異樣嗎？」

「沒有，母親常喜歡多放鹽的。」

「那麼，以後呢？」

「也沒有什麼，不過覺着身體有些異樣，項頸背間的筋似乎抽縮，又很困倦，身體也似乎有些發熱。我便橫在牀上，以後我就不感得什麼了。」

赫史喃喃地說：「此路又不通啦！」

凡士接着把椅子拖得更近些，低聲說：「艾達，你得放些勇氣出來，準備聽一種惡消息。你的母親昨夜裏死了。」

那女子一動不動的沉靜了好一會，才複述了一句：「死了？她是怎樣死的？」

「中毒死的——她服了多量的木鱉精。」

「你可是說，她是自殺的嗎？」

這問話使我們驚呆了一下，因為她所提議的可能的理想，我們却都不會想到。凡士遲疑了一下，才搖頭說：

「不，不是的，我想那也許是毒害你的人，又毒死了你的母親。」

她的面色，立刻泛得慘白，眼光中也閃出恐怖的神情。「唉，以後又將怎樣哪……我真覺得可怕啊！」

凡士安慰着說：「以後一定不會有什麼事了，而且也有人會保護你的。今天下午，希比勒也將動身到愛倫的克城去耽擱幾時。」

她喘着氣說：「我願意我能夠離開這裏。」

麥根說：「那不必，你在紐約，一定比在別處平安的，我們叫那護士當心看護你，另外再派人日夜看守這大廈，直到事情完全解決為止，哈門今天也要走了。那史披諾和女廚子也可以保護你。」他立起來伸手指在她的肩上拍了一下。「現在不會再有人傷害你了。」

我們下樓到甬道中時，剛巧史披諾開門迎接文勃隆進來。

他急急地走進我們，大聲喊着：「哎喲，」剛才希比勒打電話來，告訴我她的母親死了。你們爲什麼不通知我？」

麥根冷冷地回答說：「醫士，我們覺得沒有麻煩你的必要。在發覺的時候，密昔司葛里姆已死去了好幾點鐘了，而且這裏也恰巧有現成的醫士。」

文勃隆把眼光斜了一斜。「那麼，我可不能跟希比勒見面了嗎？她在電話中告訴我，說她準備在今天下午動身去旅行。」

麥根搖搖頭。「你可以完全自由，你要做什麼，沒有人來阻止你。」

文勃隆便挺挺地行了一個禮，便匆匆地走上樓去。

赫史低聲說：「他動氣了。」

凡士改正他的措詞說：「不，他是覺得十二分憂懼呢！」

那天下午，哈門離去了大廈，希比勒也搭着三點一刻的火車動身到愛倫的克城去。這一座大廈中，只有艾達史披諾和沈脫萊留着，一時變成非常寂寞冷靜。

但赫史依舊吩咐亞佩林，要當心偵察所有人的動靜。你並且另外派了一個偵探守在屋裏，以幫助女看護的不足。

二二 黑夜的人影

——十二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六時——

這天下午六點鐘，麥根又召集了一次非正式會議，而且還邀請了總探長亞勃令同時參加。自然報紙

上對於警務部還是取着攻訐的態度，而赫史更覺得這案件的棘手。就是凡士也表示十分不安。

赫史先把經過的情形報告以後，接着便向總探長亞勃令解釋着。

「先生，假使這是一件普通兇案，我們當然還有許多事情可以做的，但是葛里姆大廈實在太大了，如果要做偵查搜檢工作，真是不容易哩。當紀司脫朱麗雅被殺以後，我們本可以把葛里姆全家都當做嫌疑犯拘禁起來，但是一方面報紙上對我們已盡量批評，而這樣鹵莽的行動，對這有名望的家族，也實在不便施行。倘若他們請了律師來跟我們為難，實在使我們無法聲辯。我們本來也可以多派些人去守衛那座屋子，但是這又有什麼效果，總不能把一切力量都放置在大廈中的，而且等我們的守衛一撤消時，兇案還是不可能避免。實在我們已想盡所有的方法了。」

亞勃令點點頭，並不回答，他一邊把手指捻着他的白鬚。

莫朗接着說：「警官的話，完全對的，一切平常的偵查手續，已完全不適用了，我們所遇見的，真是一件棘手的家庭糾紛啊！」

凡士附加他的意見說：「不僅如此，而且我們又遭遇了一種特殊的設計——這事的各部分，都有精密的計劃。這案子的動機，分明有一種極深的怨毒，和一種極高的希望做了引子。要對付這樣的陰謀，尋常的防衛方法，當然不會有用處。」

亞勃令複述着說：「啊，一件家庭糾紛，現在家庭差不多已拆散完了，所以在事實上看來，也許有外面的人，目的在消滅這一家全家。」他向赫史瞧了一眼。「你對於那些僕人們是怎樣處置的？你不見得畏懼

他們吧？你早就可以把他們捉住了一個，應付一下報紙方面的攻訐。」

麥根立刻給赫史辯護說：「關於這一點，警官如果有什麼疏忽，我願意負完全責任。我早就決定，爲避免外界的攻訐起見，在未查明證據以前，不任意拘捕一個人。至於那些僕役們中，更沒有一個有嫌疑的。而且女僕哈門，她是一個平庸的女子，今天我已允許她離開那大廈了。」

赫史似乎料到探長會有詰問的說話，他忙接着說：「而且我們已查明她的永久住址，需要她的時候，立刻可以去找她。」

麥根繼續說：「還有那女廚子，在這件案中，也想有關係。」

亞勃令悻悻地說：「那老管家呢？」

「他在這一家已服務三十年之久了，而且老托別斯也有遺產的贈與。這個人性情雖有些古怪，但與其真要幹這樣的事，應該早就動手了。決不會等他這樣年老的時期。——不過他也真有些詭秘，我想他所知道的，一定是多於供述。」

凡士接着說：「麥根先生的話不錯，他真不配幹這樣的勾當。他的理智很強，處事也謹慎。但像這樣的兇案，他却缺乏勇氣，而年紀也太老了。」

他把手指在桌上彈擊了幾下。「不過，我所不解的，這件案子的後面，實在潛伏着一種狠毒的勢力，而這種勢力，不是史披諾所能及。」

莫朗把椅子移過了些，向赫史問：「你派了什麼人去監視到愛倫的克城的希比勒？」

「那就是我們中最幹練的步爾福和馬洛埃。」

凡士接着問：「那麼你可會派人監視文勃隆醫士嗎？」

麥根微微地點了點頭。「我早就派人監視着他了。」

亞勃令靠着桌子問麥根：「你那些對訪員們的報告，說老婦人自己取服木鷲精的話，可是真有這回事嗎？」

麥根應道：「偵探長，這完全爲了應付外界而假設的。」

亞勃令繃了繃眉：「不過，我想服毒自盡這一層，似乎也有可能的。那老婦人假裝瘋癲，打死三個兒女，等手鎗子彈完了，便偷了毒藥，準備毒死那餘下的兩個女兒，後來，她把嗎啡給艾達服了，還剩了木鷲精……」

麥根接下去說：「可是她料不到我們已派了醫士，竟會救活艾達，她覺得自己的陰謀，已被識破，遲早案情大白，所以索性先行自盡了。」

「對啦！」亞勃令敲了一下桌邊。「這不是很明顯的案情嗎？」

凡士却冷冷地插嘴說：「這理論很通達，而且彷彿是專爲我們的便利而設的。但是我却不同意這樣解說的。密昔司葛里姆確是一個可能行兇的人，但却不像一個自殺者。」

赫史在亞勃令說話的時候，被侍者叫去聽電話了，正在這時，他回來報告：「剛才陶立麥士打電話來，說她的兩腿肌肉已經完全萎縮，無論如何，也不能行動的。」

這消息不僅使亞勃令的理想已完全推翻，而且大家也都覺可十分驚異。

莫朗第一個說話：「那麼，天哪，艾達在黑暗中他見的婦人，又是誰呢？」

凡士忙即回答說：「這就是一個重要問題，假使我們能知道這人，一切疑問便都解決了。這個人也許並不是兇手，但當黑夜私入書室，點了洋燭，瞧那些奇奇怪怪的書，這總是一個神祕的關鍵。」

麥根抗辯着說：「但艾達說是看得很清楚的。」

凡士解說着：「這也不能怪她的。這女孩已經歷了多次的驚險，難免神志上有些昏亂，也許她的心意上是懷疑着母親的，於是便深信那就是她的母親。」

赫史插嘴說：「你的意思是說她瞧見的本是另一個人，但因為心裏的意念，於是想像那就是她的母親了。」

「大概有可能。」

麥根又辯說道：「不過還有那條肩巾呢！她清清楚楚看見的。」

凡士現着困惑的樣子：「這真是一個難題。但我們對於肩巾問題，還應該找出些事實來證明。」

赫史翻閱着他的記事簿，專心致意的瞧着，一邊說：「凡士，你不要忘記，艾達說過，她在甬道後部拾得一張圖畫紙。這個披肩巾的人，也許就是失落圖畫的人。她也許到那裏去尋找這張圖畫紙，但因瞧見了艾達，所以驚駭得立即逃走。」

麥根接着說：「可是那打死藍克斯的人，早就把祕密圖畫拿走了，因此，這人已用不着再擔心圖畫落

在別人手裏的。」

凡士說：「我想這樣推想，實在沒有意思。這件事太複雜了，決不可能從小節上來獲得整個案件的真相的。我們應得決定那夜艾達瞧見的究竟是誰，這樣，我們才可以發見新的線索。」

亞勃令微笑着反詰他說道：「你這問題，怎能查得出呢？那瞧見披肩巾的婦人，不還只有艾達一個人嗎？」

凡士回答說：「偵探長，這答案就可以從你的問題中去找了。我們不妨再去問問艾達，把她的恐懼心理解釋開，我們對她說那天她所瞧見的並不是她的母親，她一定能夠再追想一下，另外有所省悟了。」

這提議，大家都同意了。於是在會議完畢以後，亞勃令先走，其餘的人都在俱樂部中晚餐。到八點半鐘，我們又往葛里姆大廈去。

我們瞧見艾達和女廚子同坐在客室中，她的膝上，覆着一本傑列姆童托集。我覺得這屋中到處都佈滿着恐怖的空氣，但她倆却還保持着鎮靜。

我們進客室的時候，沈脫萊拿了她在補綴的東西，準備出去了，但凡士搖搖手，表示她在着也不妨礙，於是她又坐了下來。

凡士首先說話：「艾達小姐，我們又要來麻煩你了，但是除了你沒有別人可以幫助我們的——我要來和你談談關於那天下午你告訴我們的事哩。」

她微笑了一下，接着張大眼睛，向他瞻望，似乎等待他的問題。

凡士又說：「你那天說過，你會在有一天晚上，瞧見你的母親……」

「真的——我真的瞧見她。」

凡士搖搖頭。「不，那來人不是你的母親。艾達，你的母親是確確實實不能走動，她的兩條腿即使想移動一下位置，也不可能。」

「不過，我真不明白。」她的語氣中忽然含着一種恐怖，彷彿是一種超自然的鬼魂感覺了她的心靈似的。「我聽得文勃隆醫士說，今天早晨本來有一個醫士——專家吧，要給她檢驗的，但是她在昨夜死去了。你怎麼知道她不會走動的呢？唉，你弄錯了，我確實瞧見她的。」

凡士重又搖著頭。「華門漢專家雖不會來檢驗你的母親，但陶立麥士却已經檢驗過她的兩條腿的肌肉了，她確實已有好幾年不會走動過。」

「唉！」這呼很輕，接待她便靜默不語。

凡士繼續說：「我們此刻來，就想請你回想一下，假使你那晚曾經聽得或瞧見過任何事件，那就可以幫助我們了。你那時只靠着一枝火柴的光線，你一定容易看錯。」

「我怎會看錯呢？我和她的距離並不很遠哪！」

「那夜以前，你在睡夢中可會見過你的母親嗎？」

她遲疑了一下，接着又怔了一怔。「我記不清楚了，但從兇案發生以後，我差不多常是夢見她的，而且夢境也都很可怕。」

凡士停了一停。「這一點，就是使你誤會的原因了。那天你在甬道中的人，所披的肩巾，你確認是你母親所用的東方肩巾嗎？」

「一點沒有錯認，首先映入我眼簾的，就是那條肩巾，接着才瞧見她的臉。」

這時，忽然一陣嗚咽聲從我們的背後發出，一隻補綴衣物用的籃子，也在地板上滾着，我們本來已經忘沈脫萊在這屋中的，但是，我們聽得了這聲音後，便都回過頭去。

她眼淚汪汪的望着我們，接着低聲問道：

「她瞧見是什麼人？又有什麼關係呢？她瞧見的，也許是我啊！」

艾達忙答說：「不是，不是你！」

凡士向那女廚子問着：「你可會用過密昔司葛里姆的肩巾嗎？」

艾達搶着應道：「她當然不會用的。」

凡士又追迫着問道：「那麼，你可會在屋中人睡靜了以後，到過書室中閱書呢？」

那婦人把針線籃收拾了起來，又默默地不答語了。

凡士向她瞧了一會，又轉過頭去向艾達：「你可知道那晚上有沒有別的人用過你的母親的肩巾呢？」

「我……我……不知道。」她的語聲吞吞吐吐，似乎有些不願意回說的樣子。

凡士用警告的口吻說：「在這樣的局勢下，你實在沒有包庇別人的必要。你說，什麼人會用過這樣的

肩巾呢？」

「沒有人有用過這肩巾的習慣的……」

「但是誰會用過這條肩巾的呢？」

「假使那夜裏我瞧見的是希比勒，那麼，我應當……」

「希比勒，她以前可曾用過母親的肩巾呢？」

「在許久以前，她……她會用過……她也讚美肩巾的式樣……但你爲什麼要逼迫說這樣的話呢？」

凡士微笑了一下，她想借着這微笑來安慰這孩子恐懼的心理，接着他說：

「你想想，這是多麼無意識呀！那夜你所瞧見的，也許就是你的姊姊。但是因爲你常常夢見你的母親，所以就該認做你的母親了。當時你受了驚嚇，便回到樓上，鎖在房裏，懷着沒有意義的恐懼，你在回想起來，豈不好笑呢？」

一會以後，我們就辭別出來了。

在汽車中，莫朗說：「我時常聽得一個人在驚慌中所見的事物，往往是不準確的，今天我們又得了一個例證。」

赫史自語着說：「我很願和希比勒私下談一談。」

凡士接着說：「不會有什麼效力的，你的談話的結果，一定不會越出她所願意給你的範圍的。」

停了一停麥根問着：「現在我們已到了什麼地步了？」

凡士回答說：「我們還是站在原處呀！我對於艾達所說瞧見希比勒這一點，還是不敢相信。」

麥根顯着詫異的神情：「那又是誰呢？」

凡士嘆了一口氣：「這問句如果能回答，別的一切也可以豁然貫通了。」

那天晚上，凡士在書室中伏案書寫着，直到深夜兩點多鐘才就寢。

二三三 事實記錄表

——十二月四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星期六，在地方律師的事務所，只有半天的辦公時間，因此，我們就被邀在他私人會議室進午餐。當我們離寓的時候，凡士把好幾張紙張，塞進他的衣袋裏。後來我知道，那原是我在前一天晚上工作半夜的結果。

午餐以後，凡士懶懶地靠在椅上吸紙烟。他說：「麥根老友，我今天所以請受你的請約，唯一目的，是想跟你討論藝術，你總一定也感着興趣吧？」

麥根顯着怨憤的樣子：「我不贊成，我不贊成。我忙得要命，怎能聽你這種無關案件的意見。要是你今天真要研究美術的話，那麼你和范達痕先生同到城市美術館，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辦事吧？」

凡士笑了一笑：「好友，你別急，現在我們就談正經問題吧。昨天晚上，我把這件葛里姆慘案，裏邊所有

的事實，簡略地記下來了。這都是幾星期所見所聞的重要事實。其中有一部份小的，我也許漏去了，但一般的大事，却都已記在上面。我想從這些事實上，也許能夠做我們研究的基礎。」

說完以後，他把衣袋中的紙張，拿出來遞給麥根。

「假如我們能把每一件事實，有意義地關聯起來，那我們就可以了解這慘案的秘密內容了。」

麥根接受了他的紙張，立刻排在桌上，一言不發地讀着。

下面就是記錄的原文。

△大概的情形▽

1. 有一種互相仇恨的空氣，籠罩着整個葛里姆大廈。
2. 密昔司葛里姆是一個半身不遂的瘋人，但是全屋子的人，都因着他的行徑，而感受不安和怨悶。
3. 大廈中共有五個兒女，兩個兒子，兩個女兒，一個義女，他們都互相猜忌，找不着同胞的情感。
4. 女廚子沈脫萊，雖在許久前和托別斯認識，而且他的遺囑中，也提起她，但她總不肯宣佈她已往的身世。

5. 托別斯的遺囑，規定全家須在大廈中同住二十五年，否則，便沒有承襲遺囑的權利。只有艾達是例外，她出嫁時，可以自由。這因為她不是葛里姆的血統，遺囑上又規定密昔司葛里姆有處分一切現款的權利。

6. 密昔司葛里姆的遺囑，把財產分給五個兒女；假如兒女中有誰去世，其餘的人就可以按數平分，

假使所有兒女們都死亡了，那遺產就歸兒女們的親屬。

7. 葛里姆大廈中的臥室的位置如下：朱麗雅和藍克斯的兩室在屋子前部，房門彼此相對。紀司脫和艾達的兩室，在屋的中部，房門也彼此相對。希比勒和密昔司葛里姆兩室在屋子後部，房門也彼此對着。除了密昔司葛里姆和艾達的一間，可以走得通以外，其他各室都不相通。艾達和密昔司葛里姆兩室，也靠着同一的陽台。

8. 托別斯的書室中，藏着很多罪犯學的書籍，這書室據密昔司葛里姆說，已有十二年不會開過門。這托別斯的過去歷史，已無從查究，但據外界的謠傳，他生前會幹過秘密勾當。

(第一案)

10. 朱麗雅被一枝靠近的手鎗，從前面打死，時間在晚上十一點半鐘。

11. 艾達被一枝靠近的手鎗，從後背打傷，她後來得着治愈。

12. 朱麗雅死在床上，臉色帶着恐怖的驚異。

13. 艾達橫倒在梳妝台前的地板上。

14. 發生事故的兩間臥室的電燈都開亮着。

15. 兩次發槍，中間相隔有三分鐘之久。

16. 事情發生後立刻招請文勃隆醫士，他在半小時內到來。

17. 屋前，除文勃隆醫士一組足印外，另有兩組一進一出的足印，可是因為雪地泥濘，瞧不清楚。

18. 這腳印的遺留時間，約在兇案發生半小時前。
19. 兩次都是用 .38 口徑的手槍打的。
20. 紀司脫聲述，他的一枝 .38 口徑的轉動手槍不見了。
21. 紀司脫因不同意警士所假定的偷兒意見，所以堅請地方律師偵查。
22. 密昔司葛里姆會聽得槍聲，和艾達倒地聲，却不會聽得脚步聲和開門聲。
23. 史披諾從三樓下來，聽得第二次槍聲，但他在甬道中却不會遇見任何人影，或聽得什麼聲息。
24. 藍克斯的臥室雖在艾達的臥室隔壁，但他却不會聽得槍聲。
25. 藍克斯暗示，紀司脫對於這事件，一定知道比聲述還多。
26. 紀司脫和希比勒兩人間，好像有什麼秘密。
27. 希比勒也不贊成偷兒的理想，但不肯表示別的見解，只說葛里姆家族中任何人都有犯罪可能。
28. 艾達說是被一種恐怖所驚醒，她在黑暗的室中奔逃，似乎有什麼人在追騷她。
29. 艾達說從床上起來，有一隻手觸摸她，但她却不肯說明那手的狀態。
30. 希比勒控訴艾達打死朱麗雅，又說艾達會偷取紀司脫的手槍。
31. 在文勃隆的言語態度上，表示出他對於希比勒特別親切。
32. 艾達也是明顯地喜歡文勃隆的。

33. 當朱麗雅被殺後四天的晚上十一點半鐘，紀司脫又同樣被殺，那兇器也是.38口徑的手槍，並且也是很靠近的。

34. 死者臉上有驚駭的神情。

35. 希比勒聽得了槍聲，便去叫喚史披諾。

36. 希比勒報告，說她聽得槍聲以後，到房門口傾聽，可是沒有其他的聲息。

37. 紀司脫室中電燈亮着，紀司脫被殺時正在看書。

38. 屋前通路上有兩組足印，那足印在發案前半小時間遺留着的。

39. 在紀司脫藏衣室中搜得一雙套鞋，大小正和足印相同。

40. 艾達對於紀司脫被殺，已有一種先見，她一聽得槍聲，就知道紀司脫和朱麗雅一樣的被害。但後來她瞧見足印的紙型，知道兇手是從外來，才稍稍安心。

41. 藍克斯說在發槍以前，會聽得甬道中有響動，和關門的聲音。

42. 艾達聽了藍克斯的陳述，也想起在十一點後，聽得關門的聲音。

43. 從這點上推想，艾達明知着一種事實，或懷疑一件事情。

44. 女廚子一想到有人要謀害艾達，便很關心，她表示可以知道那人行兇的理由。

45. 藍克斯明白的表示那犯罪的屋中人。

46. 藍克斯指控文勃隆是兇手。

47. 密昔司葛里姆請求停止偵查。

(第三案)

48. 藍克斯是在上午十一點二十分鐘，被一枝.38口徑的手槍所打死的，傷口在額角間，時間在紀司脫被害二十天後。那時艾達在地方律師事務所中打電話給他，不料五分鐘後，就遇害。

49. 藍克斯的面上，一點沒有驚慌的表情。

50. 屍體是在壁爐面前地板上。

51. 艾達打電話給藍克斯，叫他帶一張秘密圖畫到事務所去，但事後那圖畫却已不見了。

52. 樓上房門是開着的，但沒有人聽得槍聲，但史披諾在樓下儲藏室中，却聽見樓上開槍。

53. 文勃隆那天早晨在希比勒室中，她在浴室給她的小狗洗澡。

54. 艾達臥室中發現有足印從陽台上進去，陽台的長窗半開着。

55. 有一組足印，發現在前面通路，直達陽台上面。

56. 足印是在那天九點以後所遺留的。

57. 希比勒不肯暫時離開這大廈。

58. 那雙和三組足印相同的套鞋，在樓上儲藏小間中發見，但先前在搜查手槍的時候，却並沒有這套鞋發現。

59. 這套鞋重又放回原處，但到晚上却不見了。

(第四案)

60. 在藍克斯遇害後兩天，艾達和密昔司葛里姆同樣中毒，兩人中毒的時間，相隔十二小時。艾達中嗎啡毒，密昔司葛里姆中木鱉精的毒。
61. 艾達因立即施救，所以不會死去。
62. 文勃隆恰在艾達吃肉羹前幾分鐘離屋。
63. 艾達是被史披諾發現的，因希比勒的小狗的牙齒，扣住了鈴繩，因此拉動鈴繩，把史披諾叫來了。
64. 艾達早晨常有進肉羹的習慣，那嗎啡就和在肉羹裏面。
65. 艾達聲述，從護士叫她上樓以後，沒有人進過她的臥室，但她上樓以後，先到朱麗雅臥室中去拿圍巾，所以肉羹放在那裏有幾分鐘工夫沒人看守。
66. 艾達在吃那有毒的肉羹以後，艾達和護士都不會看見希比勒的小狗在甬道中。
67. 在艾達中毒的第二天早晨，密昔司葛里姆被發見中了木鱉精的毒而死。
68. 那木鱉精的吞服時間，假定在午夜十一點至十二點鐘。
69. 這夜晚上，護士在三樓自己的室中。
70. 那夜文勃隆會去訪希比勒，據希比勒說，他是十點三刻走的。
71. 那木鱉是和在碳酸鹽中的，但密昔司個人，不能調服這種藥品。
72. 希比勒決意離開這裏，到愛倫的京城去，那天下午，她當動身。

(附帶的事實)

73. 朱麗雅艾達，紀司脫，藍克斯四個人，所受的鎗彈，是屬於同一枝的手鎗。
74. 那三組足印，分明是屋中人所留，藉此希望偵查者認兇手是外來的。
75. 朱麗雅和紀司脫兩人，在夜深時穿了睡衣，在臥室中接見兇手。
76. 兇手悄悄地進艾達的臥室，却不會給艾達所覺察。
77. 在紀司脫死後相近三星期光景，艾達到地方律師事務所去，聲言有重要消息報告。
78. 艾達說藍克斯已經承認，他當初會聽得她室中的鎗聲，又聽得別的聲音，不過沒有勇氣直說，所以她請求向藍克斯詢問一下。
79. 艾達說在樓下甬道近書室門口，拾到一張有許多奇怪符號的紙張。
80. 在藍克斯被殺後一天，文勃隆報告他的皮包中失竊了兩種毒藥。失竊的地點，大概在葛里姆大廈中。
81. 在鎖着的書室中，查見有人會在書室閱書，從跡象上覺察，那人所閱的是一本偵罪犯的應用科學，兩本毒物學，和兩本關於瘋病的書籍。
82. 那個到書室中閱書的，一定是精通德文，因為其中有三本是德文書。
83. 藍克斯被殺的夜裏，那雙失蹤的套鞋，忽又在書室中發見。
84. 當偵查書室的時候，發覺有人在門外竊聽。

85. 艾達報告，上一夜瞧見密昔司葛里姆在樓下甬道走動。
 86. 文勃隆堅持密昔司葛里姆的瘋病不可能行動的意見。
 87. 文勃隆允許和瘋病專家華門漢接洽，給密昔司葛里姆詳加檢驗。
 88. 文勃隆報告，已和華門漢接洽妥當，定下一天予以檢查。
 89. 密昔司葛里姆在檢查以前，忽然中毒。
 90. 據死後的檢驗，密昔司葛里姆兩腿的肌肉，業已萎縮，絕不可能走動。
 91. 艾達堅持她所瞧見的是她的母親，後來一再究問，她承認希比勒有時也用些這條肩巾。
 92. 在究問艾達的時候，女廚子忽聲言也許艾達瞧見的是她。
 93. 在朱麗雅被鎗殺的時候，大廈中有下列幾個人在場，或有在場的可能：紀司脫，希比勒，藍克斯，密昔司葛里姆，文勃隆，白登，哈門，沈脫萊。
 94. 紀司脫被害時；在場的或有可能在場的有：希比勒，藍克斯，艾達，密昔司葛里姆，文勃隆，白登，哈門，沈脫萊，史披諾。
 95. 藍克斯被害時，在場或有可能在場的，有：希比勒，密昔司葛里姆，文勃隆，哈門，史披諾，和沈脫萊。
 96. 艾達中毒的時候，在場或有可能在場的有：希比勒，密昔司葛里姆，文勃隆，哈門，史披諾，和沈脫萊。
 97. 密昔司葛里姆中毒時，在場或有可能的有的，有：希比勒，文勃隆，艾達，哈門，史披諾，和沈脫萊。
- 麥根把記錄讀了兩遍，才放在桌上說：「凡士，你當真把一切重要的事實都記下來了，但我却瞧不出

這些事實關聯的地方，從實際上看，反而增加了案子的糾紛。」

「麥根，你的話不錯，但我覺得這些事實，只須重新佈置一下，分析一下，這裏邊的事實，可以完全明白了。」

「如果這裏邊沒有矛盾的地方，我們立刻可以指定幾個人有罪，現在我們假使從這幾個人中，假定某一個人有罪，那却立刻發生了衝突，和不可解說的事實，從記錄上看來，好像沒有一個人是有罪的。」

凡士回答說：「在表面上觀察，也許真是這樣的。但是我們總得從這些事實中找出一根主要的線索，然後把其他附屬的線索，都歸納進去。」

麥根指了指桌上的紙卷。「那麼，你已經有什麼發現了呢？」

「我已找着其餘的附屬部份了，但是主要的線索，至今還不會找着，倘若能夠找出這主要的線索時，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一刻鐘後，我們回到麥根的辦公室，這時，忽然他的書記送進一封信來。他說：「這封信非常奇怪。」

麥根把信拿起了瞧着，一會以後，轉交給凡士。那信上的地址是：「康奈克脫，司坦福長老會教室。」日期是前天發的，信末的簽名是安登宜西麥牧師。信的內容現在抄錄在下面：

「麥根先生：

我自信從不會破壞自己的信約，但是，在事實上的需要，現在使我不能再緘默不言了。

我從報紙上讀着，紐約葛里姆大廈中發生了慘劇，我經過深切的考慮，覺得我負着一種義務，而

不能不把事實報告你。這件事我已經保守着秘密有一年多了，但是我認爲這件事實，或許在闡明公道上有些助力，我希望你也能夠採用嚴格的秘密方法來處置這件事情，否則，我也決不願破壞我的信約。但因着這事就關係着葛里姆家族的一員，我說明以後，心裏也可以覺得平安些。

去年八月二十九日夜裏，有一輛汽車停在教堂門前，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請求我，給他們秘密證婚，這種婚事，我是常常遇到的。他們外貌都是上流人，我當然也允許他們的請求，並且答應他們保守秘密。

他們那天下午，已從紐海文領到了婚照，照上的簽名，女的是希比勒，葛里姆，住在紐約；男的是亞雪文，勃隆，也住在紐約。

凡士讀完了信，重複還給麥根。他說：「這封信在我並不覺得詫異……他突然停頓了，他的眼光凝在一塊，接着，他忽然站了起來，在室中不安的踱來踱去，四面徘徊。

一會，他驚呼了起來：

「現在這一點已經揭破了！」

麥根訝異地望着他：

「你指着什麼而說呢？」

凡士急急地走到他的身邊說：

「你還不明白嗎？這一點我的記錄上是缺漏的一點。」

於是他把記錄紙攤了開來，又添寫下面的一節：

「98，希比勒和文勃隆在一年前祕密結婚。」

麥根向凡士凝望着。

「可是我不明白這一點，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呀？」

凡士微笑着說：

「是呀，我也同樣的不明白，但今天晚上，我却預備下一番思考的功夫。」

二四 祕密旅行

——十二月五日（星期日）——

星期六的晚上，凡士整整一夜沒有睡覺，從他那疲乏的臉色，黑色的眼圈，就能完全證明。直到星期日上午十點鐘，他才從書室中走到休息室來。

他和我的眼光一接觸時，他立刻說道：「我已查出那設計的主謀了。這一着比我所想像的還覺得可怕。」

他停了一停。「你可能代我打個電話給麥根嗎？對他說我立刻要見他，請他到這裏來早餐，實在我很疲乏，不能去訪他。」

接着，他走了出去，我聽他在吩咐可立歐，給他預備洗澡。

我打電話給麥根，便得了麥根的同意，不上一個鐘頭，他已經來了。凡士已經梳洗完畢，穿好了衣服，這時他的精神已振作了許多，但神色還有些疲困。

在早餐時，大家絕不談到這案情上的一切，直到早餐完畢，麥根坐在一張安樂椅中，似乎再也忍耐不住，他說：

「剛才聽密司脫范說，你已把一切疑問聯系起來了，可是——」

凡士立刻回答說：「是的，這真可怕得很。」

「你已經知道案情的真相了嗎？」

「是的，我已知道了。我的腦子，已告訴我這兇案背後的主謀者，但在這白晝真使我有些不敢相信。不過，老友，我此刻還不能告訴你。我還須去調查一兩件事實，使我的見解，得着更明確的實證。」

麥根忙問：「那麼，你這證實的工作，需要多少時候呢？」

「我希望不會長久。」

凡士談了一句，就走到書桌前，在一張紙上寫了幾個字，遞給麥根。「這是五本書的書名，牠們會在托別斯書室中翻閱過的，我立刻需要這幾本書，但我不願意有人知道這些書已被人拿了出來。因此我請你打電話給亞佩琳，請她悄悄地拿出那抽屜中的鎖匙。到書室中尋到這幾本以後，用紙包好，交給在屋中守衛的探員，秘密地送到這裏來。你可以告訴她，這些所安置的地位。」

麥根不發一言，拿了紙走到門口，忽然回過身來：

「你想叫探員送來，大廈中不會發生事變嗎？」

凡士搖搖頭。「不妨事，眼前不會有什麼事會發生。」

麥根走到電話間去，不多幾分鐘，他又走進來。

「這些書，在半點鐘內可以送到這裏來了。」

過了一會以後，可立歐已把書送進來，凡士立即打開紙包，隨手把書放在膝上。

凡士很隨意地說：「麥根，我現在打算要讀一會書，你不會反對吧？」

麥根顯着不愉快的神情，站了起來說：「我還有幾封私人的信件要辦理，也應回家去一次，什麼時候，我再來看你，我在進茶時，大概可以空了。」

「那麼，五分鐘吧？那時我也可以讀完這幾本書了。謝謝你，我知道你能原諒我的。你總知道我不可能立即宣佈出來，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呢！」

五分鐘的時候，麥根又來了。凡士依舊在書室中閱書，不多一刻，他也走進休息室。

他說：「這圖畫越加明顯了。那些詭祕的形象，已逐漸顯露出來。我已經證實了好幾點，但還有幾件事，需要加以研究哩。」

「要等你查究明白這幾種事實以後，才能證實你的見解嗎？」

「不，不，那見解已自動成立了。不過，麥根，你總知道我必須在每一種證據都有了無可辯說的理由時，我才能全部接受的。」

「你所說的證據，也能在法庭上應用嗎？」

「這却我不能說明。這案子對於尋常的訴訟手續，實在不能運用，但盲目的社會決不能諒解人的，因此我又不能不格外謹慎些。」

麥根嘆了一口氣。「你這樣去進行，也許要使兇犯漏網哩。」

「不，不，我一定可以把犯人交給你。這案中的兇手，是一個特別陰險的人物，不能不把他撲滅，而且用電椅來處置這樣的罪犯，實在還是不公平的。」

「那麼，你承認他是一個社會中的害虫嗎？」

「不錯。假使我們不設法阻止這樣的可怕事情，兇謀也許還要繼續下去。但是，依目前的情勢來說，我恐怕還不能立刻加以拘捕。」

在飲茶完畢以後，凡士忽然問道：「哦，麥根，我記起來了，近來你可曾接到關於希比勒行動的報告？」

「有是有的，並不重要。她仍舊在愛倫的克，預備在那裏多耽擱一星期時候，因此她打電話給史披諾，叫他寄一箱衣服去。」

「這樣很好！」

凡士說了一聲，却又站了起來。「我想我還要到葛里姆大廈中去一趟，你在這裏等我一下，大概不到一個鐘頭，我便可以回來的。」

他一邊說，一邊向我招招手，也不等麥根的說話，我們已下樓了。十五分鐘以後，一輛汽車已把我們送

到葛里姆大廈門前了。

史披諾把我們接到客室裏，凡士便問：

「我知道希比勒打電話給你，叫你送一箱衣服給她。」

史披諾鞠了一個躬。「正是，昨天我已把衣服寄出去了。」

「她在電報中，還說些什麼？」

「沒有什麼，只說一時不願回紐約，因所帶衣服不多，就叫我再給她寄去。」

「你從她所需要的衣服上估計，她大概在那裏預備耽擱多少時候？」

史披諾遲疑了一下。「這很難說，我勉強估計一下，大約至少是在一個月以上。」

凡士點點頭，接着又問：

「史披諾，我有一句話問你，當你那天走進艾達小姐房裏發見她中鎗倒地的時候，你可曾瞧見那室

中的窗是否開着？」

史披諾繃了繃眉，像在追想着過去的情景。「先生，那通陽台的長窗開着。我記得很清楚。紀司脫先生和我把艾達小姐扶到牀上以後，我怕她受涼，所以特地把窗關上的。」

「那窗開的闊度，大概有多少？」

「先生，大約有八九寸，或一尺的闊度。」

「謝謝你，史披諾，現在請你去通知女廚子，說我要見她。」

幾分鐘以後，沈脫萊進來了，凡士指着一隻椅子，叫她坐下以後，便說：「沈脫萊，你說真話的時候到了，我有幾句話問你，假使我得不着確切的答覆。那我將立即報告警察。」

那婦人咬着嘴唇，分明她已受不住凡士這樣的脅迫。

「你從前告訴我，說你的丈夫在十二年前死在新奧倫的，這是實在的嗎？」

「實在的，先生。」

「那一月？」

「十月。」

「他患病的時間長久嗎？」

「大約有一年光景。」

「他是什麼病？」

「我不知道，醫士們不讓我去瞧他。」

「他可是住在醫院裏的嗎？」

「是的。」

「還有一點，你說你瞧見密司脫托別斯在你丈夫去世前一年時，照這樣說來，你丈夫進醫院時，和現在相隔有十四年了。」

她只向凡士瞧着，並不答話。

「那麼密司脫托別斯認艾達爲義女，也恰巧在十四年前了。」

那婦人忍住了呼吸，她臉上也顯着恐怖的神情。

「因此，你丈夫死後，你知道托別斯會給你一個位置的，所以到這裏來了。」

凡士走近她的身邊，拍着她的肩胛。「沈脫萊，我好久就懷疑艾達是你的女兒，可是實在的嗎？」

那婦人嗚咽了起來，抽噎着說：

「我當時允許密司脫葛里姆，他若留我在這裏，使我和女兒接近，那我決不把這事告訴別人，——就

是艾達也不知道。」

凡士安慰她說：「你原不會告訴別人啊，我現在想起來，這也不是你的過失。但艾達怎麼會不認識你的呢？」

「她在五歲時，就離開我進學校去的。」

凡士微笑了一下，於是便安慰了她幾句話，她就出去了。凡士便又叫喚艾達。

她帶着憂懼的神色進來說：

「凡士先生，你可會查獲什麼嗎？我獨處在這大廈裏，簡直害怕得很。尤其是在夜裏，每聽得一種聲音，

……」

「女士，你應得放出些勇氣來，我們這時已比以前明白得多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你的恐怖可以

完全消滅。我今天到這裏來，因為有幾件事，想證實一下，你總能幫助我們的吧？」

「只要我能力所及，自然可以。」

「你可知道希比勒會說德國話的嗎？」

那女子現出詫異的神情。「會的，就是朱麗雅，紀司脫，藍克斯，也同樣會說，父親會強迫他們學德文，父親也像說英語一樣說得非常流利。我也常聽得希比勒用德語和文勃隆談話。」

「我想她也許說得並不流利吧？」

「是的，有些生硬，語音也牽強得很。」

「這一點我就是要知道得確實些。」

她急促地回答說：「那麼，你好像真已知道着什麼了。這件可怕的事情，還要過多少時候，才可以過去？這幾星期中，每夜我總怕熄了電燈睡覺哩！」

「現在你可以不用再害怕了。艾達，此時你的生命已沒有任何危險。」

我們和她分別的時候，她的恐怖神情，已消失了，面頰上泛出紅色來。

我們回寓的時候，麥根帶着不安的神情向我們眺望。

凡士說：「我又證實幾點了。不過還缺少一個主點。這一點是可以解釋全部事實的。」

他匆匆走到電話間去，一會，他又回到書室，一邊瞧着時計，接着他又吩咐可立歐整理行李，準備一星期的短旅行用具。

他解釋着說：「麥根，我要出門哩。火車在一小時內就要開駛。大約一星期左右我再回紐約，你能耐得住我們的分手嗎？不過，我保證在這時間內，葛里姆大廈中決不會發生任何問題。我勸你也把這件案子暫時擱置一下吧！」

他不再說話，匆匆地忙着整理他所要帶去的東西。半小時後，已把全部行李收拾完備，然後他又說道：「在我出門的時候，煩勞你替我做一件工作，我要一張詳細的氣候表，日期是從朱麗雅被害那一天起，直到藍克斯被殺後一天爲止。」

麥根應了一聲，凡士便提了行李匆匆下樓。

他不允許麥根和我送他上火車，因此他的旅行目的地，我們全不知道。

二五 犯人在那裏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四時——

過了八天，凡士才回紐約，他是在十二月十三日下午到的，他洗了澡，立刻打電話給麥根，約他半小時內到凡士寓所中來。但麥根因爲事忙，所以約定我們到他那裏去。

到了那裏以後，麥根一見凡士便說：「我料想你一定有重要的事實告訴我了，因此我特地約了警官到這裏的。」

凡士吸着一枝紙烟。「正是我有不少事告訴你，但第一步，我要知道大廈中最近有沒有發生什麼變

故？」

「沒有什麼，正和你的預測一樣的風平浪靜。」

赫史插嘴說：「本星期中，我希望總可以有什麼能夠着手的事情了。昨天希比勒已從愛倫的克城回來了。文勃隆因她回來的緣故，整天逗留在大廈中。」

凡士吃驚着說：「希比勒回來了嗎？」

麥根點點頭。「是的，她因為耐不住那裏訪員們的麻煩。今天早晨，我會勸她再離去一個時間。但她表示寧願被害，却決不願去應付那些惱人的報館訪員了。」

凡士站了起來，立在窗口，眼光瞧着灰色的天空，喃喃地說着：

「希比勒回來了。」接着他旋過身子，向麥根說：「請你給我瞧瞧，你替我預備好的那張氣候表啊。」麥根開了抽屜，把一張用打字機打成的紙，遞了給他。

凡士瞥了一瞥，就還給麥根，一邊說：

「你應當把牠保藏好，將來你對付那陪審員的詢問時，還用得着她呢！」

地方律師瞧了凡士這種樣子，似乎顯得十二分的不耐。他說：「凡士，你究竟要告訴我什麼呀？」

警官也插嘴說：「天哪，你如果對於任何已經得着了證據，請他立刻交給我，使我可以去拘捕他。」

凡士正色說：「警官，我已知道兇手是誰，而且也得着了充分的證據，但是現在還不能夠立刻對你說。」他堅決地走到門口。「快，警官，麥根，立刻穿起外衣，越快越好，我們必須在斷黑以前，趕到葛里姆大廈

去。」

麥根悻悻地說：「可惡極了，爲什麼不直接爽快的告訴我們呢？」

「此刻不能解說，將來你總會知道的。」

「你既然知道了很多，爲什麼不讓我們去拘捕兇手？」

「警官現在正是去拘捕兇手哩！——至多不出一個鐘頭。」

因着他這句話，大家立刻興奮起來了。五分鐘後，我們已進了凡士的汽車，像飛一般地直駛到大廈的門口。

史披諾照樣迎接我們，讓我們先後走進客室。但我們剛跨進走廊的時候，凡士便向史披諾說：

「我們要見希比勒，請你通知她，請她單獨到這裏來。」

「先生，很抱歉，密司希比勒出去了。」

「那麼，通知艾達吧！」

「艾達小姐也不在。」

「你想她們什麼時候會回來？」

「先生，我不能說，她們一同乘着汽車去的，大概不會怎樣遠，先生們可要等一等？」

凡士躊躇了一下說：「等一下也好。」他首先舉步向客室走去，但剛走到客室門口的時候，忽又轉過身來喚住正要跟到走廊後邊去的史披諾。

「你說她們一同乘了汽車出去的，但已經去了多少時候呢？」

「大概一刻鐘——或二十分鐘。」

「誰的汽車？」

「文勃隆醫士的汽車，他會在這裏進茶——」

「史披諾，什麼人提議去坐汽車的？」

「我不知道，先生。當我進來收拾茶盤的時候，他們在說着。」

「你把聽得的話，重複說述一遍。」

「我聽得醫士說兩位小姐願意去吸一會新鮮空氣，那再好也沒有。但希比勒却說，我已經吸夠新鮮空氣呢！」

「密司艾達呢？」

「我不會聽得她說什麼。」

「那麼，你還沒有收拾好的時候，他們就出去的嗎？」

「是呀，我還替他們開門的。」

「那麼，文勃隆醫士也是同去的嗎？」

「是的，不過我聽得他要到密昔司呂朗特家去診病，也許要在那裏下車的。這汽車借給兩位姑娘去兜風，在晚飯以後，他再到這裏來要汽車。」

凡士的眼睛張得很大。「史披諾，快說，你可知道呂朗特家裏在什麼地方？」

「我想在麥獨生路六十號。」

「快打一個電話問問，醫士有沒有到那裏？」

史披諾有些莫明其妙，但他依然去打電話，一會以後，他回來報告，說醫士還不會到那裏。

凡士自語着說：「當然他不會這麼快的。——哦，史披諾，當汽車離開這裏時，什麼人在司機？」

「先生，我沒有看清楚。但我記得希比勒小姐第一個上車，好像她是準備司機的。——」

「麥根來，我有一種癡想。朋友們，快去，說不定會有一種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我們奔出屋子，凡士第一個跳上汽車，預備駛機。麥根和警官都不明白他是什麼用意。但是也同樣急

急地上了後面的車廂，我就坐在司機座位的旁邊。

汽車既然向着那狹窄的街道進行，凡士說：「警官，我們現在不能依照行車規則駕駛了，請你把警官

的憑證準備好，那些交通警察，也許要追蹤我們，可是我們却不能顧到這些呀！」

於是我們的車子，冒着十二分的冒險，如飛一般的向前進行着，路上會被警士們的阻止，但是經赫史

說了幾句以後，我們也不顧一切地前進了，等進了河邊道的時候，竟開足了每小時四十五哩以至五十哩

的速率。

這種行車，真是冒險極了，因那時天色不但已漸漸黑暗，而且路上積雪剛在溶化，泥滑異常。幸虧凡士

是精於駕駛的，而這車他又已用了兩年，所以還不至發生變故。

到了洋格渡口的鐵軌邊，我們不能不停留幾分鐘，因為那時正有一節貨車經過。麥根趁這機會，就悻悻地發洩他的悶氣。

「凡士，我想你這樣瘋狂似的趕路，總不能沒有理由的，但我如果不明白的而陪着你這樣冒險，實在有些覺得沒有意義。」

凡士簡單地回答說：「現在沒有時間和你解說：這一件事不是我弄錯了，那麼我們的前面，一定有一件可怕的慘劇。」他瞧了瞧錶。「哦，我們已省去別的車子行駛的時間，差不多有二十分鐘光景。假使我料想的慘劇，今夜一定要發現的話，那麼，必然有別一輛車子，要經過杜威爾街的，然後穿過沿河的小路……」

這時候，鐵道旁的柵欄已開，我們的汽車又發狂似的前進。

凡士的自語，引起我對於幾星期前的那一次旅行的回憶，我清楚地記得希比勒說過那句兇殘的笑話。若在那裏幹一次兇案，別人一定無法偵查明白。於是我也就料想到凡士所恐懼的是怎麼一回事。況且那輛汽車，正比我們早開一個鐘頭的。

我們不久已到龍格山下面，經過洋格路以後，凡士對於沿路的汽車，都仔細地察視，我知道他是在找尋文勃隆的那輛車子，但路上並沒發見。

一會兒，我們已到了小山脚下，穿過那污狹的小路，沿着何邊上山。我們還不會繞到那小山的土角，凡士忽一聲驚呼，立刻我也見到前面有一點紅光。因着我們疾駛行進的緣故，只一轉瞬間，便追近了前面的

汽車，瞧那車身漆色，式樣，那的確是文勃隆的車子。

凡士忙即轉過去向麥根和赫史說：「你們把臉藏躲起來，經過前車的時候，不要給任何人瞧見你們。」

我把頭灣得低些，數秒鐘後，我已見我們的車子，掠過了前車，約摸又駛了半哩路光景，那路格外狹窄，凡士就煞住車子，把車橫停在路中。

凡士急迫地說：「快下來，快下來！」

我們剛走下車時，那輛車子，也在我們汽車後面幾尺地方停住了。凡士立刻奔過去開那輛汽車的車門，我們也自然跟了過去。每人的神經，都顯得十二分的緊張。我雖然踏到那車窗面前，但是我却看不清車中的人形。

赫史立即摸出懷中手電筒，發光照着。

車的正座，完全空着，不見文勃隆的踪影。前面的座上，有兩個女子。希比勒斜靠在一角，她的頭低垂着，額角邊有一個傷口，一條血流，斜披在她的面頰上。艾達坐在司機座中，把一副冷酷的眼光，凝視我們，最初她還不認識是我們，但她的眼光適合着電筒的光線時，她便向凡士凝視了一下，嘴裏也發出喃喃的咒詛。她的右手從機盤上落下，等到她重新舉起來時，已握着一支閃光的手鎗，同時一陣火光一聲鎗響，跟着一陣碎玻璃的聲息。可是凡士早已扼住她的手腕了。

凡士依然用鎮靜的聲音說：「親愛的朋友，不要這樣，我是早料到你有這一着的，你不能把我也加入

你預定的名單中了。」

艾達因爲打不中凡士，便拚命地和他掙扎，同時嘴裏不絕地發出狠毒污濁的咒罵，她已被憤怒所控制，彷彿是一隻癡狂的野獸。凡士已把她的兩腕緊緊地握住，他退後一步，把艾達拖下車子來。

「來，警官，你用你的手銬吧，我是不願傷害她的。」

赫史本來只是站着呆瞧，好像這突如其來的爭執，已使他不知所措一樣。等他聽了凡士的叫喚，頓時便活動起來。鏗的兩響，艾達才停止了她的抗拒，只是靠在汽車邊喘氣，彷彿覺得十分疲乏似的。

凡士拾起車座上的一枝手鎗，瞧了一瞧，便遞給麥根。

「這就是紀司脫失去的轉動手鎗啊！」

接着，他又向警官說：

「你們現在可以帶她去了，范達痕先生可以給你們駕車，我立刻便回來的，不過現在我到先把希比勒送到醫院中去啊！」

他跳上文勃隆的那輛汽車，把車子轉了一個方向，就向山坡下緩緩駛去。在他臨行的時候，他又伸出頭到車窗外，大聲呼叫。

「警官，當心地呀！」

我駕駛了凡士的汽車，把他們送到刑事部去。

那女子坐在赫史和麥根的中間，在一小時中，大家沒有說過一句話。只有一次我偶然回過頭去，看見

她舉着銹着的手，用手帕揩抹着臉，而且還夾着嗚咽的聲音。只是我的精神，完全貫注在司機方面，自然不
便多去瞻望，更不容發生別的意念。

但車子剛駛進刑事部的大廈通道，赫史忽然驚呼了起來：

「哦，密司脫范，快些，快些把車駛到皮門街醫院去，不要管交通燈，儘你的速率行駛。」

我不必旋過頭去，便知道發生了意外。等我們的車駛到醫院裏，把艾達抬進手術室，我只聽得赫史高
聲在呼叫醫士。

不到一點鐘的時候，我們都已回地方律師辦公處了。凡士也已回來。他聽了警官的報告，便說：「我早
就通知你要當心的。」

停了一停，凡士又說：「希比勒還不妨事，我把她送到洋格路的聖公會醫院去的。她只被艾達用一個
螺旋鑿鑿破了一個小洞，大概不多幾天，總可以痊愈的。我在醫院裏用文勃隆的名義給她登記，我又打電
話通知她的丈夫。現在他已陪着她了。我們打電話到密昔司呂隆特家裏去，因為文勃隆又要診所中去拿
一個皮包，所以延遲了些時刻。也因為這一個延遲，才救了希比勒的生命。否則，我們趕到那裏時，怕已經看
不見希比勒了。」

他說完以後，又仰起頭來向麥根問：

「艾達服的是青酸鉀嗎？」

麥根怔了一怔。「那醫士也這樣預料，因為她嘴唇上有苦杏仁的氣味。」他又現着惱怒的神情。「既

然你已知道……」

「不，我沒有過失，我臨走時早就通知警官要當心她的。」

警官向凡士怒視了一眼。

凡士微笑着說：

「對不起，其實那時我也是不知道的。後來文勃隆在醫院中告訴我，說艾達也許會自盡的。於是我問他有沒有失去別的毒藥，他才說起三個月前，他的照相室中失去了一片青化鉀。他又記起那天艾達會到他家裏去過。但是這些事情，在事前又有誰會注意呢？我臨行時告訴警官當心她的意思，是爲了我料到一個人既然有這樣的計謀，當心也必然有失敗的準備的。可是她在車中服青化鉀自盡，我也料不到了。」

警官擺了擺手。

「好啦，好啦！我現在所要知道的，就是她怎樣計劃這件兇案，和是不是還有別的助手，請你詳詳細細的解釋給我聽吧！」

「哦，我可以告訴你的，就是只有艾達個人幹這件案子。」

「奇怪，那怎麼可能呢？」

凡士也舉一舉手。「警官，你如果獲得了這裏面的關鍵，那原不是一件怎樣複述的事情啊！我們當時最感覺困難的，就是計謀的周密，手段的酷辣。現在也不必多說了。我已印了一份敘述事實經過的報告。這報告不是小說，也不是出於想像的東西。」

麥根顯着不耐的神情。

「那又是什麼呢？」

凡士冷冷地說：

「什麼？那就是一種實際的罪犯史啊！」

他站起來，穿着外衣。

「我從醫院中已打電話給可立歐，叫他準備最精美可口的晚餐。我們吃過飯以後，我可以把這件案子的內幕告訴你們。」

赫史向凡士瞥了一瞥。

「又是這麼一套，到現在這樣的境地，還要賣關子。」

二六 內幕的顯露

——十二月十三日（星期一）下午十一時——

這天晚上，晚飯以後，我們圍坐在火爐面前。凡士開始說：「我把那九十八節事實，重新加以研究，又重新排了一個次序，這樣就查明了兇案的主角。」

他把重排的次序，拿出來給大家瞧，上面是這樣的。

3, 4, 44, 92, 9, 6, 2, 47, 1, 5, 32, 31, 98, 8, 81, 84, 83, 7, 10, 11, 61, 15, 16, 93, 33, 84, 76, 75, 48, 17, 38, 55, 54, 18, 39, 56, 41, 42, 28,

43, 58, 59, 83, 74, 40, 12, 34, 13, 14, 37, 22, 23, 35, 36, 19, 73, 26, 20, 21, 45, 25, 46, 27, 29, 31, 57, 77, 24, 78, 79, 51, 50, 52, 53, 49, 95, 80, 85, 86, 87, 88, 60, 62, 64, 63, 66, 65, 96, 89, 97, 71, 69, 68, 70, 97, 90, 91, 92,

凡士接着說：「我早說過，只要主要線查得，其餘的附屬線索，都可以包括到主要線中去的。那時，我雖查得了主要線索，但，犯罪的技術方面，還查不明白。麥根先生，你總記得請你到書室中拿那五本書的事情吧？這就是我所要引證的參考。原來艾達一切計劃方法，都是從檢察官應用科學那本書上抄襲而來的。」

大家都把驚訝的眼光，互相望着。

凡士接着說：「我雖然明瞭了她的犯罪行為，但是我還不明白這恐怖事情的動機。我們對於艾達幼年時代的生活，祖先，她的遺傳性，都完全不知道。所以第二步我要查察她的犯罪心理，和犯罪的原素。我老早就懷疑，艾達是沈脫萊的女兒，但後來我雖得了證實，可是依然不能了解和案子的關係。第一次我和沈脫萊談話以後，已經料到老托別斯跟沈脫萊的丈夫，有着秘密關係的，當時我也就料想她和案子總不能完全無關，我還幻想史披諾也許就是她的丈夫，他們也許有什麼要挾的手段，因此托別斯十分遷就他們。上星期的秘密旅行，就是到新奧倫去的。我在那裏，毫不費力的調查得清清楚楚。沈脫萊的丈夫，原是一個德國的重要罪犯，被判過死罪，後來却從獄中逃出，而他所患的，也就是犯罪的神經錯亂症，而在英國時，也和托別斯幹過秘密的勾當。我查得這情形以後，對於艾達的犯罪，也就非常明顯了。」

赫史問道：「你以為艾達遺傳着犯罪的神經錯亂症嗎？」

「不是的，我只說她有她父親的犯罪性的遺傳。」

麥根插嘴說：「可是如果純粹是爲了金錢問題，也不見得使她有這樣堅強的動機。」

「那當然。最重要的動機，還是由於愛，恨，和嫉妒。艾達在這大廈中，是一個被人輕視的孤女，而且她又在侍奉這樣的一個老年病人，她受了這種殘酷無情的待遇，心裏自然有說不出的冤屈，憤恨，她要怨恨每一個大廈中的家族，也是一種自然的情形。但是她所以一直遲到最近才發動這罪案，原因也並非沒有。」

麥根接着說：「那大概是和文勃隆的關係了！」

「對了！一點不錯，她心裏確實是愛文勃隆的。可是後來她發覺文勃隆已有別人愛着，而且她也許已經懷疑到他們祕密結婚這回事，於是除了怨恨以外，還加上一種嫉妒。」

凡士停了一下。「而且托別斯的遺囑中，規定艾達在出嫁以後，可以由她自由的。因此，她便決定報復手段，殺死屋裏每一個人，同時還可以承襲百萬的遺產，最主要的，又可以把文勃隆搶了過來。所以這動機也許是戀愛問題最有力量的一點。你們總記得女僕白登曾經說過，艾達有時的行動像魔鬼一般的話，這已經給我們一種暗示了，可是在那種情勢之下，我們實在不會相信她所陳述的一切的。」

麥根和赫史不住點着頭，似乎同意凡士的意見。

凡士却依舊繼續說：

「我所以要偵查那祕密書室的原因，就爲了我當時想到，她處在那樣的環境下面，實在需要有一處自由和安靜的環境。她要弄一個同樣的鎖匙，這是並不困難的，這樣，那書室便成她的單調生活的唯一調劑所。她在那書室中讀了關於犯罪學的書籍，這些書和她的天性本很相近，於是便成了她報仇洩憤的引

導線索了。那本檢察官的應用科學，於是便做了她行動的唯一指南。」

麥根插嘴問道：「那本書是用德文印行的，你怎麼知道達艾會說德語的呢？」

凡士微笑了一下。「有一次，我和范達痕到大廈去，問起希比勒是不是會說德國話。我的問題，原是想她在無意中回答我她自己是否會說德國話的。她說希比勒的德語，說得很好，不過語音有時還生硬。那又是就在說明她自己的德語，是非常精通的嗎？當時，我表示對於希比勒有些疑惑，那爲了使她暫時安心，不致於當我到新奧倫去的時候，再發生別的不幸的變故。」

赫史問：「可是我却不懂，她怎能在麥根的辦公室中，而殺死藍克斯呢？」

凡士點點頭。「讓我一層層的說下去吧。」

麥根同意着說：「好，你先從朱麗雅說起。」

「朱麗雅是主持家務的，她爲了使自己行動可以比較自由些，所以她先就動手殺死她，而且因爲殺死朱麗雅，還可以做那自己中鎗的把戲。」

「一個女子假意中鎗，似乎有些不很自然。」

「不過，艾達的一切行動，原都是不自然的。也就是說，所設計的陰謀，也都是不自然的。在那艾達行動的指南中，關於這種歷史的事實，舉着很多的例，那麼，艾達也自然要效法的了。」

赫史閉着眼睛，顯着不解的樣子。「但是她是在背上中鎗的呀！」

「唔，這個是當然如此的。在那本檢察官應用科學裏邊，也有許多例子。兵士爲了要逃避軍役，故意用

步鎗傷害自己，他把步鎗安置好一個相當的位置，然後仰臥在上面，再去扳那鎗機。還有……」

赫史忙的攔住了他的話。「好啦，可是我們不會發現她的臥室中是有手鎗的啊！」

凡士微笑着說：「你總記得那案子發生的時候，天正下過大雪，而且據史披諾說，當時梳妝台旁的窗子，正是開着一尺光景。當她從朱麗雅臥室中放鎗出來以後，就利用她早就預備好的繩子，繩的一端早已細縛好什麼重物，她把重物放置在窗外，另一端縛住鎗柄，等她把鎗一放，那鎗因重物的拖引，越出窗檻，便拖到陽台上的雪蓋的階梯上，鎗被雪蓋了，自然也就不容易發見了。所以她的舉動，對於天氣是有着重大關係的。艾達所以揀選着十一月八日夜裏動手，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麥根發出不自然的聲音說：「這簡直像一種可怕的夢境啦！」

凡士正色說：「這不但是確實的事實，而且也還是抄襲人家的舊把戲，你瞧瞧那本應用科學的記載，便知道得非常明白了。」

他說完以後，便把應用科學翻着他做有記號的一頁，遞給麥根。

麥根瞧完以後，嘆了口氣，重把那書還給凡士。

赫史忽然插嘴說：「照這樣說來，那麼套鞋的脚印，也是一種滑稽的把戲了。」

「這是不消說明白了。」凡士笑了一笑。「那夜的雪一停以後，她就悄悄地下樓，穿上一雙紀司脫所丟棄的套鞋，從積雪的道路中，走到前門，又走回到裏面，然後她把套鞋鎖到書室中去。」

麥根咬着嘴唇，說道：「她真是聰明得很，當我們問她的時候，她把我們中每一個人都玩弄着，隱瞞着。」

了。」

「正是，她因為每種行動，都有實據，因此，每一種動作，都像真的一樣。就是她所說她聽得的拖曳的聲音，實際上就是她穿了那套鞋行走的寫照。」

麥根點點頭說：「當真的。」

「而且不僅如此，她說這樣的話，也許另有用意。她明明知道密昔司葛里姆的兩腿，如果真有走動的話，一定也不能自由自在的舉步。她最初的計劃，也許就想嫁禍於密昔司葛里姆的。但在我們第一次會晤的時候，希比勒的態度，又使她改變了她的策略。我現在知道希比勒當時也許就已懷疑着艾達，紀司脫或者也有這樣的見解。所以這兩個人當時會計議過一下的。」

麥根又點點頭。

「你總記得，那一次紀司脫從客室中去叫希比勒，會就攔了好一會，這也許就是他們在會商這個疑點哩。紀司脫當時或者會告訴希比勒，叫她暫時隱忍，準備再找些證據以後，再行控訴。」

赫史立刻插嘴說：「可是後來希比勒怎麼又會這樣指斥艾達的呢？」

「那因為艾達說到這個虛有的刺客，語氣中指點是希比勒，因此她也就反唇相譏，說艾達就是兇手。當時她的話雖有些兀突，却不道竟是事實哩。」

麥根嘆了一口氣：「但當時希比勒的話，不是有着許多矛盾的疑點嗎？」

凡士吸了一口烟，說：「正因為有着矛盾的疑點，便把我們都瞞過了。」

赫史又說：「那艾達又爲什麼不在希比勒指控以後，就動手殺死她呢？」

「她是很聰明的，如果照你的話，希比勒的指控，不免要加重力量了。而且艾達也等於自投了羅網。她的設計，真是週密萬分。」

麥根一邊點頭，一邊問着：「你剛才說到氣候問題，請你再說下去吧！」

凡士把身體坐得舒服了些。「好，這個問題，實在是這案子最有力的導線，朱麗雅死後第二天的夜裏，天氣轉暖了，積雪溶化了一大半。這夜艾達就把手鎗藏好。本來像她這樣的鎗傷，至多不會在牀上躺過一天一晚的。她藏好手鎗，再等第二次下雪。」

赫史插嘴問道：「我最奇怪的，當兩次兇案發生的時候，爲什麼那文勃隆醫士，總不在寓所裏，這確實不能不使我懷疑到他哩。」

「起初，我也有些覺得可異，但經過仔細想想，一個醫士夜裏出診，也是十分平常的事情，算不得近人情。」

麥根接着問道：「現在請你解釋藍克斯被殺的情形吧！」

凡士回答說：「我在解說這點以前，先得說一下葛里姆大廈的建築。艾達臥室中有一隻都德式的壁爐，上面鑲着鑲花的護壁板。在藍克斯室中，也同樣有這樣的構造。這兩隻壁爐，背對背裝在同一垛牆上。這宅屋子的建築，已很古舊。當造壁爐的時候，那護壁板上，會留出一個小洞，使這兩室互相穿通。這洞的口徑，大約六寸見方，恰合那護壁板的大小。深度約有兩尺光景，又恰合那牆壁的厚度。當初的意思，也許是給兩

壁中的人通信用的，但後來因沒有人應用，因此大家都不知道有這樣的構造。我會去大廈中仔細觀察過，會見兩面的護壁板，都做了這壁洞的洞門。門上裝着彈簧鉸鏈，你把門拉開時，一放手便自動關閉。關閉以後，却完全看不出那是壁洞的洞門。誰也不會想到這裏有這種巧妙的構造的。」

赫史接着叫了起來。「難道藍克斯就被洞門上的手鎗裝着打死的嗎？」

「一點不錯，我在艾達的臥室中，發現了一塊六寸見方的脫靴板，她就利用了脫靴板，裝置這個殺人的陷阱。她把手鎗縛在脫靴板的鉤子上，再用繩索縛在鎗機上，繩的另一端，縛在藍克斯那邊護壁板上，只要有人把那護壁板一拉，手鎗立即發射出去，這時候有人在洞口窺視，自然不能倖免了。藍克斯在中鎗以後，自然放掉護壁板，那板因彈簧而重新合上，誰又想到鎗彈會從壁間射出來的呢！」

赫史拍掌叫道：「喏，我那天要查究這私用信箱，原來他們是把這個壁洞，當做他們的私用信箱了。」

「警官，對啦！你自然查不到的了。」

麥根點點頭說：「這理想完全相符的，藍克斯死後的面部表情，完全沒有和平時異樣，他原是到壁洞中去取信封，不防有人暗算他的啊！」

凡士笑着說：「多麼聰明的設計呀！她自己又故意到地方律師的辦公室中來，無論是誰也不會疑心她是兇手的。即使前兩次案件中，有人要疑心她的話，到這次兇案以後，也不得不放棄以前的理想了。」

麥根嘆了一口氣說：「要是那次的機關不靈，她的計謀不將全部破壞了嗎？」

「我想也不至於這樣，即使那機關不靈，或藍克斯中鎗不死，這種設計，還是可以推在別人身上的，她

儘可以說，那圖畫原放在這壁洞中的，大約因兇手發覺的緣故，所以就設這種計謀，來害別人的了。」

赫史繼續問道：「那麼這秘密圖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哪？」

「你瞧這裏！」凡士把那應用科學又翻了一頁給他瞧看。「這根本不會有過這種紙片的。她原是想把我們引到岔道上去，使我們陷在迷途中，無法拔脚。不過，我當時也幾乎上當了。我以為有人假造了這樣的圖畫，故意丟在甬道中，其實，現在想起來，原是滑稽得很了。」

赫史啞了啞嘴。「我真不會遇見過這樣聰明的人物。」

「不過在她是有計劃有陰謀的，她借這一點，可以使藍克斯去開那護壁板。其實我們也是非常愚蠢，像那樣重要的憑據，她何以來地方律師的事務所中時，卻不會隨身帶來，偏要打電話，叫藍克斯去拿呢！」

麥根哼了一哼。「我們又不是未卜先知的人物，總不能不有疏忽啊！」

這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但赫史却緊握着拳，在桌上重重地敲了一下。「唉，像這種人物，便宜她給她自盡了。」

麥根接着說：「你再解說下去吧！」

「現在我要說到毒藥問題了。她在藍克斯被殺後，下樓報告臥室中有脚印的時候，就偷竊了兩種毒藥，而且她預備把那老婦人排在最後一個處死，以便人家相信她是一個殺人的兇手，而最後終於自盡。但因為我們計劃要檢驗她的病症，於是艾達也就不得不改變了她的計謀。她預先自己服毒，使人家相信，下毒藥的另有兇手，這樣，她便可以用木鷲精來毒害密昔司葛里姆。」

室中靜默了好一會，每個人各在運用自己的腦力，迴想兇案中每一段情節。一會以後，凡士又說：

「從密昔司葛里姆死後，大廈中只有唯一的障礙，那便是希比勒了。不過希比勒那時已離開了紐約，因此她在無從立刻下手。在她的計劃中，因為她聽希比勒有一次我們乘汽車出去兜風的路上，希比勒說過開玩笑似的話，從山坡中把汽車衝下去。於是她也就蓄意，來玩這套殘酷的把戲了。幸而這慘劇倒底給我挽救過來了。」

麥根繃了繃眉。「不過即使這慘劇做成了，她也不能沒有嫌疑的呀！」

「那她儘可以把兇手推在希比勒身上了。她可以說希比勒要謀殺她，把汽車開到山坡上去，可是她發覺了這種陰謀，於是冒險從車中跳了出來。但希比勒一時收縮不住，反傷害了自己的性命。她這樣說話，還可以證實上次希比勒的笑話，真是一種預謀了。到那時候，她的全部陰謀，可以說是完全成就了。」

凡士說完，向大家瞧着，又伸手拿起酒杯，我們也重新斟滿了杯子，小心地喝了一口酒，又聽凡士在說：「我真不知道這可怕的陰謀費了多少時間的設計。唉，真週密啊！」

麥根的嘴裏，吐出一口長氣，接着又聽他低低地說着：

「可怕得很，可怕得很！」

這案子的真相，始終沒有向外界發表，到底成了懸案。

第二年，經過高等法院的判決，把托別斯的遺囑，修改了一下，因大廈中發生了事變，所以二十五年限期的一項，就撤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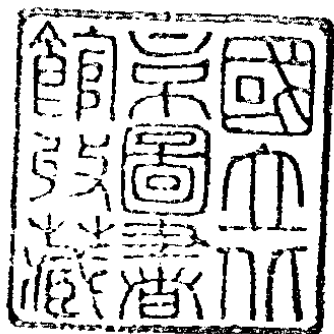
希比勒承襲了百萬的家產。

沈脫萊因艾達的死，自然十二分悲傷，她要求回德國去。希比勒很慷慨的把她應有的遺贈付給了她，而且還給了她加倍的數目，使她能安享餘年。

史披諾也辭去了職務，回英國去了。

文勃隆和希比勒在維也納度着很甜蜜的婚後生活。

這座神祕的大廈，不久便拆毀了，地基賣給了一家地產公司所有。現在我們已無法尋到這神祕的大廈的所在地。



ASJ
4411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版

神祕的大廈

實價國幣

原著者 美國范達痕

譯述者 林俊千

發行者 文光書局

上海山東路208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